



推动“十五五”文艺文联工作 开好局起好步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要全面深刻准确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战略部署,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战略目标,紧扣“十五五”阶段性历史任务,持续深入学习党的创新理论,紧扣“抓创作”工作主线,贯通人才培养与创作扶持,持续加强行风建设,深化文联媒体系统性变革,实施文联国际化建设系统工程,积极发挥党建政治引领和坚强保障作用,推进高质量发展开局起步。

要立足文联职能优势,紧扣“抓创作”这条工作主线,全方位展现场景里的新时代,努力推出更多书写当下的现实题材优秀作品,让艺术家们留下更多经典的时代形象;大力推进创作评奖汇演机制改革,积极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为艺术家脱颖而出搭建广阔平台;探索推动文艺与科技深度融合,助力艺术家融入时代创作,为增强文艺创造活力注入强劲动能;提升艺术家讲好中国故事的能力,构建更高创作评价标准,让中国艺术家在世界舞台中央绽放光彩;加强文艺人才队伍建设,实现出成果和出人才相结合,让新时代涌现更多名家新秀;持续加强行风建设,引导艺术家把艺术形象和艺术人格统一起来,推动抓作品与抓环境有力贯通;实施“党建系统工作法”,为以“抓创作”实现“团结引导、联络协调、服务管理、自律维权”职能提供有力组织保障。

(本文节选自中国文联《锚定建成文化强国战略目标 推动“十五五”文艺文联工作开好局起好步》的工作报告,原载《中国艺术报》)

五彩石

1976年12月26日创刊

2026年第1期 总第251期

□卷首语

- 1 推动“十五五”文艺文联工作开好局起好步

□小说选粹

- 5 稻草簪 / 荒 湖
13 意料之外 / 刘志发
20 野石 / 贾 莹

□原创散文

- 34 草鞋记 / 尹海霞
39 老酒与老友 / 王建福
42 故乡三题 / 刘旺林
46 笔尖下的绝代风华 / 石裕武
48 时光里的大伯(外一篇) / 熊慧青
53 印刷厂家属院生活往事 / 张海霞

□新诗选刊

- 57 查老师来电话 / 胡晓光
59 观江记(外三首) / 胡耀文
61 蝶影田野:乡村女性诗章(组诗) / 胡咏梅

目录

CONTENTS

63 时间开出一个偏方(组诗) / 刘国安

65 镜中(组诗) / 黑马

□风雅诗词

68 张志平楹联选(40首) / 张志平

□文化观察

73 爱的絮语 / 皮文龙

□文艺动态

76 黄石市文联 2025 年大事记

○文艺润心贺新春 志愿服务暖民心

——黄石市文联 2026 年春节文艺志愿服务活动掠影(封二)

○全市文艺精品创作、人才队伍建设座谈会召开(封三)

○第 37 届全国各地杂文学会联席会在黄举行(封三)

□封面

美术作品 国画《春风送暖》 / 易发生

□封底

非遗作品 大冶石雕《墨骏凌霄》 / 尹国安

编委会主任:董国平

编委会副主任:梅定祥 刘远芳

刘小东

编委会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振华 叶秀萍 刘红华

阮琼刚 向晶宝 邹晓芳

张移生 彭书桃 蔡克能

主 编:梅定祥

执行主编:刘远芳

副 主 编:易 立 李 萃 胡海清

编辑部主任:李 萃

编 辑:柯文丽 黄 岩 孙 涛

主管:中共黄石市委宣传部

主办:黄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编印单位:黄石市文学艺术院

《五彩石》杂志编辑部

地址:黄石市下陆区杭州东路 1 号

电话:0714—6358200

电子信箱:hswcs2013@163.com

准印证号:(鄂)4200-2025507/连

印数:800 册

发送对象:本系统、本行业文艺爱好者

印刷:今智和印艺 0714—6281281

印刷时间:2026 年 2 月

美术编辑:段 海

版式设计:姚幼琴

小说选粹

wu cai shi
novel selective

- ◇ 稻草簪 / 荒 湖
- ◇ 意料之外 / 刘志发
- ◇ 野石 / 贾 莹

稻草簪

◇ 荒 湖

正午时分,莲婶还在禾场里忙活。她一只膝盖跪着,另一条腿脚弯着,将晒干的稻草扎成细捆,再堆成垛。莲婶个头小,身子淹没在稻草里,只有弧形的像乌龟壳似的背部露在外面。头顶上飞着蜻蜓,蜻蜓的翅膀在日光中闪着亮片,“嗞嗞”地响着。莲婶的身上落满了草屑,衣服上,头发上,脖子上,到处都是。

夏天的日头毒,莲婶原本灰白色的脸皮晒成了酱紫色。她下身是一条青布裤,上身是一件蓝布褂,裤褂都湿透了,拧得出水来。青布裤的左边口袋脱了线,是空的,露出白花花的皮肉。仔细瞧去,腿肉上也是粘着草屑的。去年夏收那会儿,老二带着媳妇王氏从城里回来,趁着媳妇不注意,偷偷给母亲塞过五十元钱,结果触摸到了那块腿肉。儿子的脸色涨得通红,莲婶一

脸讪笑,连忙捂住口袋,塞进去的钱币总算没有掉下来。

禾场正中躺着一把扬叉,角落里横着一只石碾。莲婶瞧了瞧石碾,眼里露出迷茫的神色。火健在的那些年,到了夏收,他会在水牛的脖子上套上石碾,然后挥动牛鞭,绕着铺满稻谷的禾场碾压。莲婶则坐在场边的槿枷上闭眼小憩,旁边放着茶壶和搪瓷缸,渴了,就将壶里的茶水倒进缸里,美美地喝上几口,随后递到男人的嘴边,喂他喝,直到搪瓷缸的底部高高翘起,男人的嘴角淌满了茶水,她才会转身走开。茶叶是一种叫茵陈蒿的野草,火从后背山采摘回来的,开水冲泡后放上一勺盐,有一股咸香味。火是莲婶的男人,六年前患上肺气肿死了,刚满五十五岁。男人五行缺水,所以取名为火。男人是水命,比女人还

柔顺，他心疼媳妇，禁止老伴到禾场上来。莲婶执意要来，火就让她摔几下槌枷，或用扬叉叉几把稻草，做做样子。那时候，老二还在城里读大学，老三还在读初中。那时候，老两口经常躺在床上浮想，待老二老三娶了媳妇，日子就好过了。

稻草总算捆扎完毕，禾场上矗立出一个高高的草垛。莲婶瞅着草垛，脸上有了成就感。她操起扫帚，开始清扫禾场，随着身体的起伏，裤袋里的那块腿肉时隐时现。村口是大片的水田，一季稻割完了，接下来就是插种第二季稻，这是个热闹的农忙时节，成群的蜻蜓在稻田与禾场间来回飞闪，一阵阵热浪滚过禾场，朝着水塘扑过去，水面上浮着一圈玻璃状的蒸汽。这时，有人午休后要去田里，路过禾场时随口问了一声莲婶吃没吃午饭。莲婶说，半上昼的时候吃过一碗冷粥，肚子还不饿呢。那人又说，是不是老三媳妇又跟你吵嘴了？莲婶连忙摇头：没得这个事，没得这个事，你可不要瞎说！

说过后，莲婶没再搭理对方。她转过身去，一边拍打着身上的草屑，一边朝着水塘走去。十五年前，也是夏收时节，老四就淹死在这塘里，火跳进水中，双手将老四捞起来，他翻开儿子的眼皮，嘴里喊着孩子的乳名。莲婶跪在塘边，脑门磕着青石板，她一边磕一边冲着男人嘶叫：我可是说过的呀，不该怀这个老四的，是你这个老东西非缠着要我生呀，说什么儿多福多呀，你还我

儿子呀！

莲婶十九岁嫁给火，夫妻俩一共生育了八个孩子，还不包括半途流产的两个。八个孩子男女各一半，成活率也只是一半，四个闺女夭折了三个，最大的才一岁三个月。每死掉一个孩子，男人火就会用篾箕装上尸体，端到后背山埋掉，连同后来淹死的老四，四个孩子埋在一溜线上，坟头上插着小青石。

莲婶蹲在水塘边洗了手，又抹了一把脸。她习惯地瞧了瞧水面，又扭头瞥了一眼后山。山上埋着她的男人火。死了六年多，至今没人为他立碑。老大说过要立，老二说过要立，而且说过两次，老三也说过要立，结果都没有立。有一年清明，莲婶问到此事，三个儿子都不吱声，从那以后，她就没再问了。火临死前一直瞅着妻子，是那种羡慕的眼神。莲婶懂他的心思，等到老二老三成家后，莲婶就可以享福了。男人的眼睛半天闭不拢，莲婶只好伸出手来，来回抹了他的眼皮：“我的火呀，等到他们都成家后，我陈莲若是真能享一点清福，你就当成你自己享受了，你千万莫难过哈！”

直到现在，村里人还在说，火不是病死的，是让老大气死的。大媳妇吕氏是童养媳，从小吃着莲婶的奶水长大，一直把莲婶当亲娘。老大与吕氏成婚是父母的旨意，两个当事人并不乐意，在男人火看来，让老大与吕氏成婚，至少可以节省一头猪的彩

礼钱。老大是长子，从小受娘老子宠爱，遇上一个童养媳做妻子，心里自然不乐意，结婚没几天，他就跑到外面四处浪荡，成年累月不着家。后来有了一堆孩子，本以为有所收敛，结果还是积习难改。火死的那天，老大窝在朋友家躲债，直到父亲入土三天才回家。

莲婶按着双膝从水塘边站起来，抓起扬叉准备去菜地里摘几根葱。那人说得没错，早上，老三的媳妇刘氏的确跟她顶过嘴，不为别的，就为了几根葱。可能是上了年纪，莲婶的嘴里老是没滋味，全靠几根葱撑着。平时吃饭时，她会在汤水里撒上一点葱，有时候菜里也放一点。刘氏不爱吃葱，嫌它味重，要求老三把葱挖掉，种上番茄。莲婶也没搭理她，盯着老三说：“你要是不认我这个娘了，就把葱挖掉吧。”老三瞧了媳妇一眼，将锄头扔在门口，红着脸钻进屋后的酒棚里。

老三会酿酒，种田之余烧上几窖，以补贴家用。刘氏同意嫁给他，就是考虑到他有这个手艺，据说运气好，两年下来就能成为万元户，等到过了门，才发现上当了。乡下酿的那种酒，没品牌没包装，卖不出价钱，年底结账时不亏本就不错了，唯一的好处是平时有酒喝，家里人想喝酒，或是有客人来，就去酒瓮里舀上一勺。前年，刘氏跟老三处对象那阵子，老三还特意介绍了他二哥。老二在城里工作，是铁饭碗，平时会补贴一下弟弟，等到结婚后，刘氏发现又上

当了。老二很少回乡下，清明、春节回来时，除了几斤水果和一刀肉，啥也没带。老二的媳妇王氏是干部子女，爸妈是那种有头有脸的人，明晓得门不当户不对的，可王氏还是嫁给了老二，等生了孩子，才知道嫁错了，可惜来不及了。有一年，老二把莲婶接到城里，看样子打算住上一阵子，莲婶没见过电饭煲，不小心将水米倒进外胆里，结果遭到王氏一顿数落，说她是“土包子”，莲婶没住两天就回到了乡下。

菜地就在村子的下首，中间隔着几户人家。莲婶将扬叉放在门口，转身去了菜地。地里种了几样菜，自然是老三种的，有豆角、辣椒、茄子和苋菜，跟六年前比起来，品种还是太少了。男人火活有的时候，起码还会种上四季豆、洋葱和竹叶菜，都是莲婶爱吃的。老三怕麻烦，连粪水都懒得浇了，干脆在菜根上撒上一堆酒糟，每次进了菜园，就会闻到一股发酵的酸味。莲婶一边闻着酒糟味，一边走向菜地的后角，那几棵葱到底还是被老三挖掉了。

莲婶嘴上没味道，其实老二也知道。有一次他回乡下，没带媳妇，莲婶说，她嘴上老是没滋味，意思是想吃一点荤腥。老二摸出二十块钱，塞在她手里，让她买点鱼肉吃。莲婶一边拍着钱币，一边瞅着儿子说，小王要是知道了，会不会为难你呀？老二立马吼道：给你你就拿着，哪来那么多废话。

莲婶当即停住脚步，直瞅着地里的葱。

被日头曝晒后,原本绿油油的葱苗成了黑乎乎干巴巴的一坨。莲婶一阵晕眩,眼睛也花了。她连忙蹲下去,双手扶着膝盖,闭着眼睛,张着嘴巴呼呼地吐着气。地里的葱苗是她去年夏收时从兰婶家讨来的。那天,她生怕葱苗干死了,还在盆里放了水,一共九棵,分成三排,用小角锄栽在菜地的后角,旁边就是那棵月季。月季是男人火种下的,都快十年了,算得上是老桩,平时连水都没人浇,竟然月月开着花,有小瓷碗那么大。那年秋天,火去县城老街卖竹制品返回时,发现大桥头的苗圃上开着好多月季花,当时天黑了,没什么人,加上刚刚下过雨,地里是湿的,火顺手扯了一棵。记得月季第一年开花时,男人还摘下过一朵,装在口袋里,到家后避着大儿媳吕氏,亲手递给莲婶,莲婶将花斜插在头发上,对着镜子瞧了半天。男人活有的时候,曾说过好多回:我知道你爱好看(俗语:爱美的意思),结婚那年,我就答应过要给你买支簪子,一直没兑现,等老二老三成了家,我再给你买哈,除了簪子,我还要给你买一对耳环,金的咱买不起,起码是银的。

莲婶离开菜地返回时,已是日头西斜。她双手扯着蓝布褂的下摆,里头兜着葱,连根带土,好大的一堆。她的头脑里一直晕乎乎的,刚才在菜地里到底待了多久,自己都没数。这时候,一些人开始陆续从水田里折回,腿脚上粘着泥巴和稻草。他们坐

在塘边的青石板上,将双脚泡在水里,一边摆动着,一边跟莲婶打招呼。他们指着禾场上的草垛说:莲婶呀,你老人家为了收点稻草,忙得连午饭都没吃,不怕中暑呀?他们又说:莲婶呀,你衣褂里兜的什么好东西呀?葱不像葱蒜不像蒜的,到底是个啥呀?莲婶支支吾吾,转身进了屋。

这是一幢叫“连五”的老房子,中间是堂屋,两边各两间厢房,每间厢房中间砌了间墙,这样四间厢房就成了八间。男人在世时有过交代,老二是城里人,不参与老屋分配,老大、老三各一半,堂屋是公共场所,两家共用。老三还是单身时,大家伙共一口灶吃饭,好在大媳妇吕氏是童养媳,自始至终没说过半句不是。老三结婚后,莲婶自然跟着小儿子,老二在城里,根本靠不住,就算他有那个孝心,她也不去了,二媳妇王氏那副嘴脸,莲婶实在看不惯,退一万步讲,就算王氏好说话,莲婶同样不会去城里,一家几口挤在“鸽子笼”里,放个屁都转不过气来,还是乡下的房子宽敞。莲婶是个明白人,老三媳妇刘氏平时给她脸色看,动不动跟她顶嘴,明摆是觉得她这个婆婆是个累赘。莲婶想,这自古到今,哪个儿媳妇不是这样呢?就看在她肚里怀着孙子,忍忍吧。

这幢“连五”老屋是莲婶和男人火一手一脚建造起来的。为了造屋,男人火好不容易去一趟东鄂县城,连个馒头都舍不得买,实在饿了就去饭店里晃悠,等到客人吃

完后放下碗筷走掉了，他就连忙跑过去，将人家吃剩下的酱油汤舔得干干净净。有过一回，莲婶吩咐过男人给她买一支簪子回来，最便宜的那种，老街摊位上有卖的，男人到底还是没有买，却给她带回了一只菜包子，用报纸兜着，明明凉透了，还劝她趁热吃。造屋那阵子，莲婶怀着老大，加上遇上自然灾害，她前后吃了三个月的野草和苕麻根，老大生下时，只有一只成鼠大小，当娘的觉得亏欠，一直宠着老大，连筷子掉到地上都不让他捡。

莲婶进屋时，三媳妇刘氏还在睡午觉，穿着红裤头仰躺在竹床上，肚皮处微微隆起，蒲扇都掉到地上了。莲婶瞥了一眼，捡起蒲扇，随后走开了。这时，大孙子旺从河里游完水回来，开口就说：

“奶哎，河边柳堤下死了一个女老货，对门曹家的，听说是跟儿媳吵嘴，喝了药……”

“喝什么药呢？”莲婶瞧着大孙子，又望了望门外。“她老人家倒是享福去了，她也不想想，儿子儿媳日后么样抬头做人呀？”

莲婶摇摇晃晃进了厨房。大孙子追上来：“奶哎，有人又在东鄂县城里瞧见我父了。”

莲婶“呃”了一声，将衣兜里的葱扔在菜盆里，菜盆就在墙根处，里头有水溅出来，差点溅到裤脚上。莲婶又瞧了瞧大孙子旺，啥也没说。以往，只要有人说他看见

了老大，莲婶的眼睛就会放出亮光，反复追问人家在何处遇见老大了，老大到底怎么样了，他人瘦没瘦，黑没黑。传讯的人不知说啥好，只晓得一个劲地点头。

莲婶揭开水缸盖瞅了瞅，随后拎着木桶，去了屋后的水井。三媳妇刘氏是新媳妇，自然不提水，现在有了身孕，更不会让她提水。老三种着田地，还要酿酒，每天累得像一坨泥，莲婶心疼儿子，提水的任务就落到了自己身上。莲婶每次提大半桶，冬天要提四五趟，夏天就得提上十个来回了。去年刘氏刚过门那阵子，莲婶提着水跨过门槛时不慎滑了一跤，从桶里泼出的水，溅到了新媳妇的皮鞋上。刘氏不停地跺着脚，红着脸皮，嘴里说个不停。刘氏的娘家隔着几个乡镇，她说的那些话，莲婶没大听懂，看她那神色，肯定不是什么好话。莲婶忍着痛，从地上爬起来，也就是从那天起，她就知道往后的日子不会好过了。

压水井紧挨着酒棚。老三穿着跟媳妇一样的红裤头，大汗淋漓，正挥着铁锹抛洒着酒糟。莲婶掉头瞧了瞧厨房，盆里的葱放在暗处，她没法看清楚。莲婶弯着身子，一次次按下铁臂，将水压出来。身上的蓝布褂子刚一恢复干爽，现在又湿了，紧贴着她的后背。头上盘旋着几只蜻蜓，好像还是禾场上的那几只，一直跟着她。蜻蜓飞得快，撞到了墙壁上，掉头又往莲婶的身上撞。莲婶一口气来回提了八桶水，三媳妇还没醒，她的两条腿脚露在门口，小腿肚子

肥嘟嘟、白花花的。这时，莲婶突然听到一声猪叫，她“啊哟”一声，拍了拍脑门，猪还没喂食呢。老三家的那头白猪跟老大家的黑猪挤在一个窝里，就在屋子的东侧。大媳妇吕氏心眼好，有时候会帮忙喂一顿，但也不能顿顿保证。前两日，白猪有些厌食，老三把村里的兽医李癫子请过来，给它喂了一点酵母片，竟然当天就能吃食了。半上午的时候，莲婶原打算自己吃两碗粥的，看到白猪的病治好了，她特意留了一碗做猪食，又在猪泔上拌了些糠粉。

这会儿，莲婶突然想起大孙子旺的话，对门那个喝药的女老货是谁呢？看到白猪吃得欢畅，她笑了笑，转身就把药死人的事给忘了。看到白猪吃完了，莲婶猛然觉得一阵疲累，周身的骨头痛了起来，胸口处闷闷的。莲婶扶着腰，缓缓地从木凳上站起来，爬到阁楼上打了一升米，准备做晚饭。从楼上下来后，她将米升搁在怀里，坐在门槛上休息了一会儿，接着开始洗米煮饭。她瞥了一眼盆里的葱，葱挤在盆里，葱苗耷拉着，颜色还是黑乎乎的。莲婶陡然间没了胃口，连葱都不想吃了。

烧好饭后，莲婶喊了一声老三，提醒他赶紧吃饭，今天做不完的活明天再做，别把身子累坏了。三媳妇叫刘梅，喊完老三后，莲婶原本打算喊她一声“梅”的，让她赶紧起来吃饭，后来瞧了瞧盆里的葱，她就没喊。莲婶坐在灶膛里，手上捏着火钳，她将火种转移到另一个灶孔，准备烧水洗澡。

她又瞧了瞧盆里的葱，可能是太累了，她还是没胃口，晚饭看来是吃不下去了。

一会儿，刘氏醒了过来，她伸了一下懒腰，喊了一声老三，问他晚饭做好没有。老三“哎”了一声。

灶膛里的火光一直旺着，烧的是刚晒干的稻草，夹杂着苞米花的香味。莲婶盯着灶孔，火光照亮了她的脸庞，看上去异常生动，就像油画里的人物像。

莲婶拎着热水去了卧室。她住的厢房紧挨着酒棚，老三挪动蒸馏锅盖的声音，她听得一清二楚。屋角处放着一瓮酒，瓮口上用红布沙袋盖着，瓮里的酒差不多有五百斤，是去年秋冬两季酿下的。今年新酿的，就放在酒棚的小缸里。莲婶要是夜里睡不着，或是四肢骨头痛，她会轻手轻脚地下床，揭开沙袋，用搪瓷缸从瓮里舀出一口酒，喝了再睡。搪瓷缸本是用来喝茶的，自从男人死了后，就没人去后山采摘茵陈蒿了。莲婶的嘴里本来就没味道，白开水喝不下去，老人家尝试着喝点酒，结果一试，竟然上瘾了。莲婶发现，哪天夜里要是没喝上这一口，她就睡不好，头脑里老是想七想八的。先是想老大，想他在外头浪荡的日子怎么过，这么多年了，孩子都读高中了，么时候才晓得回家呢；接着想老二，想他媳妇王氏会不会欺负他，人家是干部子女，从小养得娇宠，老二那么老实巴交，只有他吃亏；偶尔也想想闺女，嫁到天高地远的，女婿又小气，算了，嫁出去的姑娘泼出

去的水,不想……酒还真是个好东西,只要喝了它,啥事都放下了,啥事也不想了,倒头就能睡着。

卧房的中央横着一张床,床头上有个枕头,光溜溜的,连条枕巾都没有,再就是一块薄被单和一把老蒲扇。靠窗的桌子缺了一个角,桌面上放着一面镜子,是那种老镜子,连镜面都模糊不清了。旁边就是那只搪瓷缸,拿到鼻底下闻一闻,还有酒味。搪瓷缸是男人年轻时参加水利建设获得的奖品,都几十年了,四壁和缸口早已掉瓷生锈,画在上面的人物像,都看不清嘴脸了。

桌子底下隐隐约约放着两只玻璃瓶,是两瓶农药,一瓶敌敌畏,一瓶甲胺磷,瓶子上画着骷髅像。原先放在堂屋的角落里,不晓得是哪天,也不晓得是刘氏还是老三,竟然将这种剧毒的东西转移到了母亲的卧室。莲婶生气了,一手捏着一瓶,将它们重新放回到堂屋,谁知没过几天,又不晓得是哪个,将药瓶子再次放到了她的卧房里。这一回,莲婶没生气,她瞧着药瓶子,摇头笑了笑,再也没动过它。

莲婶将洗澡盆置于电灯下面的泥地上,随后脱衣坐进盆里。昨天洗过头,今天就不洗了,挽头发的时候,她摸到头上有一根稻草,稻草又尖又硬,将她的指头戳痛了。她打算拔掉它,后来一想,反正今天不洗头,等会儿再拔不迟。她洗得缓慢仔细,从脖子到胸口到肚腹到腿脚,她细细地搓,一遍接着一遍,水温凉了,她就

站起来,从桶里倒一点热水过来,接着又从头洗起。印象中,她有很多年没这么认真地洗过澡了,刚刚嫁给火的时候,好像洗过几回,是男人帮她洗的,那时候年轻,有的是兴趣和时间……唉,人生几十年光景,一晃就过去了。

等到莲婶洗完澡,太阳已经落山,房子里有了蚊虫的声音,头上的白炽灯也似乎亮了些。老三和刘氏在堂屋里吃饭,好像在商量着明天插秧的事。媳妇刘氏突然问道,那几棵葱你挖掉没?老三“哎”了一声,接着是吧哒吧哒的吃饭声。莲婶自然听见了。她叹了一口气,笑着摇了摇头,随后从盆里站起来。

穿好衣服后,她拿起镜子照了照,那根稻草牢牢地插在头发上。她“咦”了一声,扭过头瞧了瞧,稻草足有一寸长,两头尖中间粗,横穿在她的发顶上,简直就是一枚发簪。莲婶从小就有一头好发,跟男人火第一次见面时,她蹲在娘家的山坡上收捡红薯干,火从背后走过来,轻手轻脚的,眼睛直盯着那头乌发,头发上插着一把梳子。那天,年轻的火啥也没说,一直帮她收捡红薯干,不让她动手,就在旁边的草坡上坐着。那天,这个叫陈莲的待嫁女就知道,眼前这个叫火的男人是真的喜欢她。

莲婶一边拉过凳子坐下来,一边将镜子放回桌上,正对着自己的脸。她举起双手,眯着眼睛,小心地将头上的稻草取下来,轻轻放在桌面上。接下来,她来到床

前,从枕头底下摸出一把桃木梳,梳子都断齿了,梳头的时候,老是刮痛头皮。莲婊重新回到木凳上,举着桃木梳,一遍又一遍地梳理着头发,眼睛直盯着镜子。再过一个月,她就满六十三岁,她是十九岁嫁给火的,算起来整整四十四年了。四十四年里,不管多忙,她每天都会照一照镜子,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才出门,她从不允许自己蓬头垢面,老二偷偷塞给她的一点零花钱,除了买点荤腥,她还去店里买过两回香皂和一次洗头膏。

等到一切梳理完毕,莲婊发现天已经黑透了,好像还起了风。风将酒棚的顶部刮出响声来,窗户上有一块玻璃掉了,老三换了一块塑料布上去,只要起风,塑料布就会呼呼地响上一阵。莲婊将洗澡水倒进桶里,拎到外面的水沟倒掉了。她隐隐约约看见老三和刘氏并排坐在门口的竹床上摇着蒲扇,嘴里说着夏收的事。莲婊经过他们面前时,小俩口一直摇着蒲扇,像没看见一样。

当天夜里,老三媳妇刘氏朦朦胧胧感觉到婆婆的房间里响动,随后那响声还出现在堂屋里。她下意识地踢了老三一脚。老三白天太累了,没感觉到,翻过身后继续呼呼大睡。次日早上,大孙子旺过来喊奶奶去他家尝鲜米粥,结果发现奶奶已经过世了。

莲婊平躺在床上,上身依然是蓝布褂,下身依然是青布裤,这条裤子有口袋,遮住

了腿肉。看那样子,老人显然精心盘过头发,不仅梳了刘海,还缠了像大蒜坨一样的发髻,上面插着一根金光闪闪的稻草。她双手放在胸前,神情安详,像睡着了一样。

当时,老三正在堂屋里,听到大侄的喊叫声,他一头扑进母亲的卧房,一边喊着娘,一边嗅着鼻子。他没有闻到刺鼻的农药味,满屋子都是酒香。他连忙凑到莲婊的嘴巴,再一次闻了闻,母亲果然喝了酒。他又瞧了瞧酒瓮,抓起桌上的搪瓷缸,缸里还剩下一点酒,母亲可能实在是喝不下去了,她至少喝了大半瓷缸。

刘氏正蹲在厨房后门刷牙,嘴里塞满了泡沫。她先是听见大侄子旺的喊叫,接着是老三的喊叫。她怔了怔,手上的水杯掉落到水沟里。她猛然感觉到肚腹里一阵胎动,像是孩子在踢她,一直踢到了胸口处。“啊娘哎!”她像呻吟似的叫了一声,想站起来,结果双腿软沓沓的,像抽掉了骨头。她扶着膝盖,一边竭力站起来,一边掉头瞅了瞅屋子里面,一缕阳光呈扇状从门口射进去,照亮了墙根处的菜盆,盆里的葱苗居然活了过来,密密的一丛,像毛发一样竖立着……

意料之外

◇ 刘志发

石国柱的离世让我着实吃了一惊。他之前微信上说老父亲于2025年6月30日去世,门店大约要关一个星期,请大家谅解。要不是后来碰到他媳妇Y,我到现在都蒙在鼓里。

七月初的一天,我按顺序拜访了零八镇。石国柱的商店在去往零八镇的一个叫磨盘地的村路边。受国际形势、疫情等双重影响,这两年大家的生意都不好做,别看他的店子紧邻省道边,一天到晚也是鲜有人光顾。我曾调侃,像你这样的生意,也只有你们年纪大的人守得住。要换作年轻人,保准会跑路。他说我这是三天不开张,开张吃三年。可见他对他的生意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石国柱跟我是家门,我们两年前就认识了,那时我在代卖另一个牌子的酒水,因某些原因被公司开除了。现在卖的这个牌子,虽没直接跟我下任务,但听他说,是他老弟给他下的套餐,屋里积压了不少。每回他一说起他老弟,就一肚子火,货还没下两个月就辞职不干了,幸亏家门你来了。说到这,我先声明一下,我和他老弟虽然卖的是同

一个牌子的酒水,但我们不是一个公司。我跑的区域是铜城的地盘,铜城虽说归石黄代管,那时铜城还没有这款酒水的代理商,他们的业务员就理所当然地直接到下面的乡镇来了,现在铜城有老板接手这款酒了,他们自然就插不上手了。我现在就在铜城这个老板手上打工。

石国柱这个人还是比较可以的,不然不可能给他老弟下这么多货。有时我在任务完成的情况下,会帮他销一点,比如哪个餐饮需要一箱子酒,我就会打电话叫他送,但也仅仅如此,远些的乡镇叫他去送也不太现实。我承认我是带有私心的,既然帮他卖了货,怎么也要他帮我销点。我们除了卖酒,还在附带卖一款饮料,饮料品种市场上千千万,我们这是一个打擦边球的牌子,卖得不温不火。每个月底冲任务,实在下不下去货了,我就会想到他。开始他也有顾虑,怕我重蹈他弟的覆辙,我说怎么可能,我为人怎样,你最清楚,咱们打交道不是一年两年了。他似乎还是不为所动,我只好搬出最后的杀手锏——赊给他。先把眼前的坎渡过去再说。他立马就同意了,说别的忙不能帮,这个忙还是可以帮的。我笑他太鬼了,也顾不得年龄悬殊,用手指着他说变卦变得比什么都快,现结就不能,赊就可以。他面露难色说确实卖不动。因为两人说得来,平时我总喜欢到他那去打个尖休息下,遇到饭点,就在他那吃个便饭,饭毕,就扔下一包公司免费送给客户的

物料。有时是圆珠笔,有时是啤酒起子,不一而足。他老伴 Y 总是一副笑眯眯的样子,为人也挺不错。Y 平常不在这里,在石黄帮她儿子照护孙子,因此来十次有九次碰不到她人,大部分是家门一个人守店子。

我想时间已经过去一个礼拜了,他父亲的白事也该办完了,这下店门该开了吧!我们一个店子一个月一般拜访三次,时间卡得刚刚好。正好去他那打第一家卡,他的陈列摆得又好、又饱满,单品又齐全,比别的家有过之而无不及。就在我想着等下见到他该怎样打招呼,车子一拐就到了他的店门口。

他的店子倒是在营业,只是没看到家门,只有 Y 和她的儿子在外面坐着,还有一个年龄跟 Y 差不多的妇女,一共三个人。我笑着问:“家门呢,怎么只有你们几个人在这坐着?”

Y 一本正色道:“他前两日走了,你不晓得嗦?”

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神情陡然变得凝重起来,“什么走啦!我前两日还看到他发了朋友圈呢!”

“那就是他。”

这下我更吃惊了,简直不敢相信,我前阵子还看到了他,但看到他母子两个神情沮丧,特别是 Y 的眼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泛红,我知道了不得不接受这个令人心痛的事实。“天呐,我只以为是他老头子不在了,发朋友圈是关门回去料理后事的,原来

是他自己不在了,是你儿子把他爸手机拿去发的朋友圈啊!”我看着他们母子俩说。

Y说:“他父亲早就不在了。”

我感到惭愧,枉为好朋友,他的老父亲不在了,我竟然不知道,我记得好像之前听他说过,估计后来给忘了,才让自己一惊一乍的,但你还真别说,像这一模一样的乌龙事件我早些年还真遇到过。早些年我是文学青年,某天一位文友也像这样发朋友圈,称他的老父亲去世了,全文如下:“家父于2021年2月5日11时许去世,感谢各位亲戚朋友对家父生前照顾。徐亮叩谢各位亲戚朋友!”开始我只以为是这位文友的父亲不在了,我当时还心想,他自己都七十多了,那他父亲不得九十多了。能活这个岁数,也算有福之人。我不假思索还在评论下写下“啊,真不容易,你父亲能活到现在,你们后人一定都是大孝子。多保重身体!”后来一想又不对,末尾“徐亮叩谢各位亲戚朋友!”徐亮何许人也,他自己叫徐中华,莫非徐亮是他的儿子?天呐,难道是他自己不在人世了,他儿子用他手机发的讣告。

我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猜想,便想找人求证,当我点开微信,看到作协群内满是铺天盖地的挽联和悼词时,我心头一颤。昔日那个可敬可亲,待人真诚的师长不在了,他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尽管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但我们神交已久,我早已在心里把他视为同好了。翻开最近的聊天记

录,时间却永远地定格在了元月30号那天。想不到短短一个星期,他就被病魔无情地夺走了。

得知真相,我问她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Y说:“能怎么办,只能把店子盘出去。”我劝道:“你要真心想干,价格的事好说,你没读过书,简单的账应该会算吧!我劝你还不如老实实在地干下去,现在市场经济这么不景气,谁会傻到来接手店子哟!你没看到连走路的人都没一个嗦?毕竟你和家门两个人经营了这么多年,积累了一定的回头客,坚持下去多少还是有点回报的。至于你要去帮你儿子照顾孩子,现在情况特殊,你可以跟你媳妇说,让她自己带。”

我因为跟她是自家人,才说了这么多掏心窝的话。她似乎听进去了,没有再言语。她儿子却问能不能退一点。我说怎么不可以,可以退呀!随时随地都可以退。我劝他把今年干过去再说,我们现在正在做陈列,正是增加品种的时候,你们的品种多,我可以跟你们做个虚拟的陈列,到时会奖你们几瓶酒的。我把他们先稳住,说实话,遇到这种情况,是我们业务员不愿看到的,退回去的货公司非但不高兴还要扣我们的钱,做了等于费力不讨好,不做又对不住客户。其实他这货我可以完全不管的,我怕他们不知情,就说其实你这批货根本不是我下的,是你细叔下的。你细叔以前就是卖这个酒的,相信你也听你爸说过。他说他知道。我说我看到咱们都是一家人

的份上,你细叔现在没卖了,我在接手卖这个牌子,我就帮帮你们做下维护。他妈见我这样说,语气软了不少,叮嘱我一定要帮她卖一点,屋里积压了不少货,看着着急。我叫她放心,答应过的事一定会做到。说话的间隙我跟他儿子加了微信,方便后面联系。

我让她把库房打开看看,库房里霉气扑鼻,货物随意码放,大部分包装盒都变色了。我清点了一下,三个品种,共十来箱贵的、五箱中等的、两箱半便宜的,都是2022年的货。外面起风了,窗帘鼓起,我让她拿来锤子和钢钉,帮她钉好窗户,期间发现玻璃上有弹孔,还找到一颗钢珠,我建议她报警,她儿子说不用。

我问Y库房窗户玻璃怎么破了,她说玻璃不知被谁打破了。我说后面又没人住,谁会打玻璃,你有没有跟房东说,让他派个人来维修下。大概是说到了Y的难处,她嘟着嘴说算了,靠他房东回来修,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他每年回来把几家铺面的租金收完,人就走了。我说那也不是个办法,你看你屋里的东西都受潮了,你现在弄还来得及。我不由叹了一口气,可惜家门不在了,要不然这些东西他弄起来要容易些。

Y看着手中的转让协议,心里五味杂陈。这个店子是她和石国柱多年的心血,如今要拱手让人,她实在舍不得。但新老伴的恳求又让她动摇,她想着自己辛苦一

辈子,也想为自己活一次。可一想到儿子儿媳的反对,她又犹豫了,不知道自己的这个决定会不会毁了整个家。最终,她还是狠下心来,决定先把店子转让出去。她对儿子说:“儿子,妈也想为自己活一次。这么多年,我一直围着这个家转,现在我想有点自己的生活。”儿子气愤地说道:“妈,你怎么能把店子转让的钱给别人建房子呢?这店子可是爸的心血啊!”儿子无奈地叹了口气。我忙打圆场,让她放心,下半年是卖白酒的旺季,有库存我会帮她出点货。

那个妇女坐了一上午了,还没走。因为我耽搁时间太长了,不得不去另一家打卡。我把车子丢在这儿,步行过去的,两家相隔一百多米。当我见到店老板娘时,她正在做卫生,面对家门的离世,我心中一时还不能平静,便迫不及待地说出了朋友圈上的乌龙事件。她笑着说你才知道呀!在她屋里坐着的那个人就是接手她店子的。

夏去秋来,时间很快到了深秋。白酒的销量却迟迟没有上来,都说天冷是卖白酒的季节,现在跟以前完全是反着来了,即使天热也不行,天冷也不行,为此我也曾苦恼过。我曾问过店老板原因,说法不一,有的说你的酒没问题,是我的生意不行。有的说现在走路的人都没几个,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只有几个老人在家,老人一般没什么消费能力。有的说现在的人不消费,特别是禁酒令之后,喝白酒的就更少了……总之各说各有理,让人没有了应对之

策。长此以往,我曾一度怀疑自己,到底是自己能力问题,还是市场的问题,搞得人特别郁闷。针对此种情况,我作出了调整,把白酒卖得好的几个乡镇和卖得不好的几个乡镇梳理出来,卖得好的就多跑些,卖得不好的就少跑些。世上本就没有什么公平公正,那只不过是一句哄人的话。零八本来销路就不行,原先一个月去四次的,现在一个月只去一两次了,把重心都放在卖得好的乡镇了。

每次往那过身,看到她孤零零地坐在那,心里就有一种愧疚感,生怕她看见了自己,连忙把车窗玻璃升起来,并试图不去看她。我有好一阵没去她那了,自从家门走后,算算有两个多月了。我怕她说自己是个说话不算数的人。刚好有一次我在零八下了几箱货,末了想到她的事还没有办,就去她那儿进两箱货,一是帮她消下库存,二是顺便赚赚差价。我之所以这么信心满满地赶到她那儿去,是因为我之前给她报过价格,她也接受了,要不然我也不会这么痛快地赶过去。我当时还心想,这么低的价格她都肯,要么是她真缺钱了,要么就是搞不清楚进价。

我是快下班的时候去她那的,立秋以后,天黑得快,当时是顺路,我并没有像往常那样火急火燎地往回赶,而是不紧不慢地开着,一路还被好几辆车子超了,到的时候天色还尚早。她正在淌鞋底,看到我来了,连忙放下活计,笑眯眯地说:“来啦!”

我说:“一直没空过来,来看一下你的酒卖没。”

她说:“哪里卖了,就是上次来了两个外地人拿了两瓶酒走之后,就一直没卖了。”

我安慰道:“没卖动不要紧,不是你一家是这种情况,大家都没卖动。”

听见我这样说,她多少要好受些。

我接着说:“我今天来有两个好消息要跟你讲,第一我可以把那个最贵的给你带两箱子走,第二就是给你做个免费陈列,到时送一箱子给你作为奖励。”

遇到这么好的事,她二话不说,满口答应。她的酒因为存放时间长导致商标褪色,不得不从我的车子搬一箱新的下来给她摆。我这人有个毛病,一到天黑了,因为想着回家,干活不免就变得慌慌张张、毛里毛糙的,致使我走的时候竟把掇下来摆陈列的一箱子洒落在她店子里了,而我丝毫不觉得车里少了一箱酒。就在夜里我准备上床睡觉时,电话陡然响了,我以为是哪个店老板打电话来要酒,不承想是Y打来的。她说得很干脆,问我掇下来的酒怎么不要了,她就放在烟酒柜旁边了,下回来的时候记得来拿去。听她这样说,我诧异的同时,心里又感动不已。像这种情况,这些年下来,我在人家店子落下东西不是一次两次了,还从来没有哪个老板打过电话来叫我去拿的,要么是我事后找死不承认,要么记不清楚掉哪里了。

不知道是我心血来潮,还是良心发现,我把心一横,索性说送给她算了。开始她以为听错了,或者以为我开玩笑,说送她干什么,东西就在店子,有空过来拿。我说是真的,反正总是差你一箱陈列奖的,晚发也是发,早发也是发,还不如现在给你算了。她听得似懂非懂,糊里糊涂地应了下来。其实哪里是真的,只不过是良心发现后一个善意的谎言,像这种提前发,公司是坚决不允许的。说白了,只不过是我为中暗箱操作罢了。我现在提前发,到时候她那一箱陈列奖就是我的,我不可能做赔本的买卖,毕竟自己只是个打工的,毕竟自己有家庭也要生活。我有时发觉自己好现实呀!但不现实又不行,毕竟现在是市场经济,市场决定了一切。

总算对她有了交代,借着这个,我又有好一阵没去她店子里了。有天上午我正在另一个镇子跑业务,Y的儿子给我打来电话,说店子不做了,问我能不能帮个忙把货给退走。我当时因为在省刊登了一篇稿子,心里高兴,便痛快地答应了。等我赶到她店子里,他所说的不做原来是转让了,接手的正是之前那个女子。我问怎么拖到现在才转手,他们似乎不愿说。石国柱的儿子只是一个劲儿叫帮个忙,她确实不肯要。能怎么办,谁叫我之前又说过这样的话呢!我把价格压得低低的,他们毫不怀疑地退给了我。事后我按开票价卖出去,每箱还能赚一百多块钱。就这样,这个店子

我彻底地放弃了,对于手头上有上千家门店的我来说,放弃一两家丝毫影响不了我什么,大不了我再开发新的门店来弥补,让店子家数始终处于饱和状态。市场就是这样,有倒闭的,就有新开的,很正常,只要你坚持维护下去,总不至于萎缩。

销售是个熬人的活儿,熬顺了就好了,它的日常工作并不复杂,无非就是跑店、卖货、收欠款,再划分得细一点,首先跟客户打招呼,其次查看门店氛围和库存,接着谈下货、成交,最后告知客户下次拜访时间。就在我认为这件事已经完美处理完,可以翻一篇的时候,不想又叫我在零八好灶头家常菜碰到了Y。那天正是立春,也就是次年的元月底,那时大家还穿着厚厚的棉袄,她看上去比半年之前瘦了不少,头发也白了。我不知道她经历了什么。我去好灶头的时候是在下午,他们刚上班不久。我跑店一般有个习惯,上午跑流通,下午就跑餐饮。上午有时店老板不在,中午她忙你又跟她说不上话。

Y当时正背对着我在拖地,我因为要拍陈列照,不得不进来。我一边踮起脚走一边抱歉地说:“不好意思啊,我拍个照,把你刚拖的地弄脏了。”大概她以为我是顾客吧!她忙说不要紧。待转身看到是我,她吃惊的同时,我不免也吃一惊。我说怎么是你呀,你在这帮忙呀?她点点头称是。我调侃她放着好好的生意不做,跑这儿来跟人家打工,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她笑

笑没吱声。好灶头的环境还是挺不错的，临街铺面，店子刚刚装修，前不久听说一辆车子从窗户的位置冲进来了，好在当时店内没人，只是把一台立体空调撞坏了，车主报保险，该修的修，该赔的赔，店老板老狄估计也出了点钱。修缮一新的店子窗明几净，霓虹闪烁，比之前漂亮了不少。

店子的酒并没有卖多少，今年三伏天给他下的几箱货，差不多还有一半没卖。她在干活，我不便多打搅。她问我要不要找老板，他人就在厨房里面。我摆摆手说不用。一个年龄差不多六十岁的男子，穿着还可以，把自己收拾得挺干净，推门进来。我以为是吃饭的。他径直走到 Y 面前，叫她别忘了去接小孩放学。说完转身打开门就走了。我心里诧异，问 Y：“这是谁？”她笑着说新找的老伴。听完我不免又一惊，我说：“你到了下一家，去帮人家照顾小孩，自己的孙子不带，你儿你儿媳不得恨你呀！”她说恨也没法，我自己的日子也要过。

听了她的话，我不好做过多评价。假如我是他儿子或儿媳，是坚决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的。后来了解，听说还有更离谱的事发生，也不知那个男子用了什么迷魂药，迷了她的心窍，哄得她把店子转让的钱赞助他在农村建了新房。Y 的儿子拦都拦不住，她的儿媳放出狠话，你不帮我带小孩可以，但你要把店子转让的钱给别人，别说百年之后我不给你养老送终，何况这店子还有我爸的一份。本来儿媳说这话是想让其回头，吓唬吓唬她，没想到 Y 就像秤砣铁了心，十头牛也拽不回。

出了店门，我的心情格外沉重。

野石

◇ 贾莹

石城。冬天是一场漫长的、宏大的叙事。

风是从北边的贺兰山口涌进来的，它变得不再那么凛冽，经过城市热岛效应的过滤，化作了一股干燥而强劲的气流，穿梭在那些鳞次栉比的摩天大楼之间。写字楼的玻璃幕墙在冬日的阳光下闪耀着钻石般冷冽的光芒，像是一根根扎进黄土里的银针，显摆着这座城市急吼吼想要改头换面的欲望。

赵安坐在“宏达品牌策划”位于二十六层的工位上。这里是城市的云端，恒温二十四度，恒湿百分之五十。空气里弥漫着昂贵的阿拉比卡咖啡豆的焦香，混合着新风系统过滤后的洁净氧气。这里没有尘土，没有噪声，只有键盘敲击的轻响，像是一场精密而优雅的弹奏。

但他觉得窒息。这种窒息不是因为匮

乏，而是因为过剩。

他盯着电脑屏幕。那个发着精致蓝光的方框，像是一个用真空玻璃打造的展示柜。

屏幕上是那行他打磨了第十二遍的文案：“御景·云台——于城市之巅，收藏一条大河的波澜。”

赵安感到一阵强烈的、来自灵魂深处的眩晕。那个名为“御景·云台”的项目，是石城当下最耀眼的地标。它矗立在滨河新区的核心，是一座由钢结构和双层中空玻璃构筑的水晶塔。它代表着极致的现代、极致的奢华、极致的效率。那里没有灰尘，只有云朵；那里没有烟火，只有管家式的服务。

这本该是完美的。

但这正是赵安痛苦的根源。他必须用那些堆砌辞藻的形容词——“尊荣”“巅峰”“独享”“传世”——去构建一种悬浮的生活。这种生活离天空很近，却离大地很远；

离金钱很近,却离骨血很远。

大河在河道里奔流,浑浊,有力,裹挟着泥沙。而他在文案里,却要把这条野性的大河,变成窗外一幅静止的、用来装饰身份的风景画。

他是语言的提炼师,负责抽走生活的重量,只留下轻飘飘的泡沫。

“赵安。”

老板老张的声音从背后传来,带着一种职业经理人特有的自信与从容。老张是个保养得宜的中年男人,发际线虽然有些后移,但打理得一丝不苟。他穿着定制的羊绒西装,手腕上的机械表在灯光下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

“这句文案,格局出来了。”老张把手搭在赵安的椅背上,语气中带着一种布道般的狂热,“但是,词还要再‘飘’一点。要让客户感觉到,住进了云台,就是脱离了地心引力,脱离了那些鸡毛蒜皮的琐碎。我们要卖的不是房子,是阶层,是云端的感觉,懂吗?”

赵安没有回头。他的目光越过屏幕,落在了键盘旁边的阴影里。

那里藏着一只掉了瓷的黑色搪瓷缸子,像是这个充满了极简主义美学的办公室里,唯一的一块斑点。缸底没水,干养着一块石头。

那是一块拳头大小的河石。通体墨黑,表面布满了千沟万壑的粗糙纹理,像是一张饱经风霜的脸,每一道沟壑里都藏着

大河的泥沙和岁月的重量。在它漆黑的肌理深处,隐隐透出一股青灰色的冷光,沉静,内敛,如铁般坚硬。石头顶部,一个尖锐的棱角突兀地支棱着,不圆滑,不妥协,像是一根从地底刺出来的骨刺。

在这个充满了香氛、PPT和精英话术的云端,这块石头是唯一的“沉重”。它是赵安从那条大河的河床上捡回来的,带着大地的引力。

赵安伸出右手,食指轻轻触碰那处锋利的棱角。

疼。

指尖传来一阵微凉的刺痛,坚硬,踏实。这种痛感瞬间顺着神经末梢,电流般击穿了他被暖气熏得昏沉的大脑。

他需要这种痛。在这一片虚无缥缈的“云端”里,只有这块石头的重量,能拽住他,让他不至于飘走,不至于忘记自己是谁。

“我在改。”赵安的声音低沉,带着一种与环境格格不入的沙哑。

老张满意地点点头,转身走了,留下一阵昂贵的古龙水味。赵安缩回手指,看着指尖上那一点被石头硌出的红印。那是他在这座水晶塔里,仅存的一点真实的触感。

二

下班的时候,华灯初上。

石城的夜景是壮丽的。两岸的灯火倒映在宽阔的河面上,流光溢彩,像是一条流

动的金腰带。滨河路上的景观灯带蜿蜒向东，勾勒出这座城市日益长高的天际线。

赵安走在人群中。周围是穿着时尚的白领，是谈论着股价和学区房的年轻人。大家的脸上洋溢着对未来的憧憬，那种自信是富有感染力的。

但这繁华让赵安感到孤独。

他裹紧了那件有些旧的冲锋衣，快步走向河滩。那里没有景观灯，只有黑暗和风声。

大河就在护栏下面奔流。冬天的水落了，露出了大片赤裸的河床。那些黑色的乱石静静地躺在那里，忍受着寒风，忍受着黑暗，不发一言。

赵安停下脚步，往冰冷的双手哈了一口热气。

他看着河对岸那栋矗立在夜色中的“御景·云台”。它是那么美，通体透明，像是一颗巨大的钻石插在大地上。那是他笔下的“云端”，是无数人梦寐以求的归宿。

可赵安却觉得，那是一座金色的牢笼。住在里面的人，隔着厚厚的玻璃看河，永远听不到河水的咆哮，摸不到石头的冰凉。

“太高了。”赵安喃喃自语，“高得接不着地气。”

他把烟头掐灭，扔进垃圾桶。他得回家了。回到那个充满秩序与温暖，却让他感到另一种窒息的“地面”。

三

推开家门的一瞬间，一股浓郁的饭菜香扑面而来——

西芹爆炒牛肉！

这是石城人的家常菜，也是这个家的“保留节目”。西芹的清香与牛肉的醇厚混合在一起，构成了一种踏实、温暖，甚至带着一种神圣感的人间烟火味。

“回来了？”

母亲站在明亮的厨房里。她穿着那件深蓝色的家居服，领口雪白，没有一丝折痕。她已经退休了，但依然保持着教导主任般的干练与整洁。她的头发染得乌黑，盘在脑后，显得精神矍铄。

“嗯。”

赵安换了鞋，将外套挂好。家里地板擦得锃亮，甚至能照出人影。窗台上养着的几盆君子兰，叶片绿得发亮，一尘不染。

在这个家里，生活不仅仅是活着，更是一种展示，一种对“体面”二字的极致追求。

他走进卫生间洗手。镜子里的人，虽然有些疲惫，但依然整洁。这是母亲的要求，也是这座城市对一个“正经人”的要求。

饭桌上，菜肴摆放得整整齐齐。

西芹切成标准的菱形块，翠绿欲滴；牛肉切成薄片，纹理清晰；还有一盘酸辣土豆丝，金黄透亮；一碗紫菜蛋花汤，热气腾腾。

“吃肉。”

母亲夹了一大筷子牛肉，准确地投放

到赵安的碗里。她的动作精准、有力,充满了慈爱,也充满了控制欲。

“看你最近脸色不太好,是不是工作太累了?人家老张那么器重你,把那么大的项目交给你,你是得好好干。现在的年轻人,能有个这种坐办公室、吹空调的好工作,那是福气。咱们要惜福。”

赵安默默地吃着。母亲的牛肉炒得火候正好,鲜嫩适口。但他嚼在嘴里,却觉得有些食不知味。

“妈,那个……云台的项目,我总觉得有点虚。那些词儿写得太大了,我怕兜不住。”赵安轻声说道。

“怎么虚了?”母亲放下了筷子,认真地看着他,“那是咱们石城最好的楼盘,住的都是有头有脸的人。你写的那些词,什么尊崇、巅峰,那都是人家的生活。安子,你就是心思太重,老爱钻牛角尖。工作嘛,就是要把好的东西夸出来,这叫锦上添花。”

赵安没有反驳。他知道,母亲的逻辑是自洽的。在她的世界里,向上走、住高楼、过体面的生活,就是人生的全部真理。

“对了,这星期六,把时间腾出来。”

母亲突然转换了话题,语气变得郑重起来,“隔壁王大妈给介绍了个姑娘。在银行上班,正经单位,人长得也大气。咱们去见见,啊?你也老大不小了,该成个家了。”

赵安握着筷子的手紧了一下。

“妈,我……”

“别推辞。”母亲打断了他,语气变得柔和却坚定,像是一团包裹着铁条的棉花,“妈也是为了你好。一个人漂着总不是个事儿。有个家,心里就踏实了。就像这房子,有梁有柱,才能遮风挡雨。那姑娘我打听了,是个过日子的人,懂事,稳重。”

赵安看着母亲鬓角的白发,心里涌起一阵酸楚。他明白母亲的苦心,那是上一辈人对安稳生活的极致渴望。他不想让母亲失望,不想破坏这顿晚餐的祥和。

“行。”他点了点头,声音低沉,“我去。”

四

那一夜,赵安躲进了那间只有八平米的卧室。

这里是他的书房,也是他的博物馆。

书架上、桌面上,甚至床底下,都堆满了他从河滩上背回来的石头。

这是他这十年来,利用周末和节假日,行走在河岸与戈壁之间,一块一块寻觅来的。它们形态各异,有的圆润饱满,像是一颗初心;有的棱角分明,像是一种态度;有的纹理复杂,像是一幅写意的山水画。

这些石头,是赵安在这个喧嚣世界里的一方净土。它们不说话,不争辩,只是静静地存在着,用亿万年的沉默,诠释着什么是“坚守”。

赵安拿起那块最钟爱的“风凌石”。

石头的表面布满了风沙雕刻的痕迹,粗犷而有力。他用脸颊贴着石头冰凉的表

面,感受着那种透骨的寒意与硬度。

窗外,石城的灯火依然辉煌,那是属于云端的繁华。而屋内,这块石头是冰冷的,那是属于大地的真实。

“赵安啊赵安,”他对着石头喃喃自语,“你到底是想要做那云端的浮云,还是做这河底的顽石?”

石头无声。但那坚硬的触感,似乎已经给了他答案。

五

周六的中午,石城的阳光有些慵懒,透过稀薄的云层洒下来,给这座硬朗的城市镀上了一层柔和的金边。赵安刮了胡子,换上了一件干净的白衬衫和深色外套,尽量让自己看起来精神、体面,符合一个“准中产”的形象。相亲的地点,选在了一家老字号的牛肉面馆。这是石城人的生活底色,无论贫富贵贱,大家都爱这一口。大锅里翻滚着白色的雾气,拉面师傅手中的面团上下翻飞,摔打在案板上发出“啪啪”的脆响,像是在演奏一首充满活力的打击乐。食客们的交谈声、吸溜面条的声音,汇成了一首浑浊而亲切的城市交响曲。

姑娘叫刘敏。她坐在靠窗的位置,与周围喧嚣的环境保持着一种微妙的距离。她穿着一件质地精良的米色风衣,妆容精致,举止干练,像是随时准备奔赴下一场商务谈判。寒暄过后,刘敏打量了一下赵安,目光中带着审视,也带着一丝职业性的礼

貌。她一边从包里拿出一包湿纸巾,轻轻擦拭着面前那张泛着油光的桌子,一边微笑着说道:“我是做金融理财的,职业习惯,对数字和环境都比较敏感。咱们这行,讲究个投入产出比和风险控制。”她的动作优雅而坚决,仿佛不是在擦桌子,而是在擦去生活中的混乱与不洁,试图在那一方小小的桌面上建立起一个无菌的秩序。

面端上来了,二细,辣子多。刘敏吃得很斯文,每一口都像是在进行一次精密的计算。她一边吃,一边看似随意地问道:“赵安,咱们都挺忙的,我就直说了。现在石城的房价你也知道,虽然稳中有降,但滨河新区的核心地段依然坚挺。你在私企做策划,公积金这块是按最低标准交的吧?那你有副业吗?或者是……长期的理财规划?”赵安沉默了片刻,坦诚地回答没有副业。他看着刘敏那双清醒的眼睛,突然有一种冲动,想让她看看自己真正的“财富”。他从口袋里掏出了那块黑色的河石,放在桌上,“我唯一的爱好,是捡石头。”

刘敏的眼睛亮了一下,那种光芒是属于商人的,敏锐而贪婪,似乎在瞬间评估这块资产的潜在价值,“是玉石吗?还是那种有收藏价值的画面石?现在奇石市场虽然冷了点,但精品还是有升值空间的。”赵安抚摸着石头的棱角,眼神变得温柔起来,那是他面对“御景·云台”的文案时从未有过的深情:“就是普通的河石。它不值钱。但是它很特别。你看这道纹路,像不像大河

的波浪？像不像一种力量在瞬间的凝聚？它在水里滚了几万年，才修成这副铁骨铮铮的样子。”刘敏盯着那块石头看了几秒钟，眼中的光芒迅速黯淡了下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客气而疏离的失望。她放下了筷子，拿起纸巾擦了擦嘴角，语气变得理智而冷静：“赵安，你是个有情怀的人。这很难得。但是，过日子不是写诗，过日子是财务报表，是抗风险能力。这块石头也许对你来说无价，但在生活的账本上，它……很难变现。咱们都是成年人，情怀不能当饭吃，对吧？”她拎起包，站了起来，微笑着说很高兴认识你，但这顿面，还是AA吧。赵安看着她离去的背影，没有失落，反而感到一种释然。他拿起那块石头，紧紧地攥在手里。棱角硌着掌心，有些疼，但很真实。他明白，刘敏没有错，她追求的是生活的精度，是数据的完美；而他，追求的是生命的硬度，是灵魂的重量。道不同，不相为谋。

六

半个月后，母亲又安排了一场。这回是个护士，叫张圆圆。母亲说护士好，会照顾人，心肠热，而且性格开朗，说是喜欢热闹，不像搞金融的那么算计。相亲的地点定在一家重庆火锅店，红油翻滚，热气腾腾，空气里弥漫着厚重的牛油醇香和花椒的麻味。张圆圆正如其名，圆脸，圆眼，笑起来有两个酒窝，看着就喜庆，像是一颗饱满的石榴，透着一股子世俗的勃勃生机。

“大哥，快吃！这家的毛肚特新鲜，七上八下，脆着呢！”张圆圆热情地给赵安夹菜，自己也吃得大汗淋漓。她吃东西的样子很生动，大口咀嚼，毫不做作，透着一股子对生活原始、热烈的爱。她一边吃一边说看过赵安写的“御景·云台”广告，说写得真好，“收藏一条大河的波澜”，听着就大气，虽然咱买不起，但看着那广告词，心里也觉得敞亮，像是在梦里住了一回豪宅。赵安笑了，这是第一次有人真心实意地夸赞他的文案，虽然那是他觉得最“空虚”的文字。他问张圆圆觉得那是真的吗，张圆圆喝了一口酸梅汤，爽朗地笑道：“日子嘛，不就是图个念想？哪怕住不进云台，咱们在心里给自己盖座楼，把日子过得热热乎乎的，不也挺好？”

赵安愣住了，这个看似大大咧咧的姑娘，似乎有着一种朴素而强大的生存智慧。她扎根在泥土里，从不仰望云端，却能开出最鲜艳的花。“不过话说回来，”张圆圆话锋一转，变得认真起来，眼神里透出一股子对安稳生活的执着，“大哥，咱们要是真成了，这婚房还是得有的。我不图大富大贵，但总得有个窝吧？哪怕是个二手的小两居，写上咱俩的名，那就是个家。刮风下雨有个躲处，心里踏实。你说是不？”赵安看着她期盼的眼神，心里有些沉重。他诚恳地说现在的情况买房确实有困难，大部分积蓄都买了书，还有利用假期去各地捡石头的路费。听到石头，张圆圆眨了眨眼，一

脸不解：“捡石头？大哥，你居然喜欢捡石头？那玩意儿能干啥？又不能吃又不能穿。”赵安说是爱好和精神寄托。张圆圆笑得浑身乱颤，拍着桌子：“哎呀妈呀，大哥你太逗了！精神寄托能当饭吃？咱们过日子，得脚踏实地，得要暖和。你要是把捡石头的劲头拿来赚钱，哪怕下班跑个网约车，咱这首付不就凑齐了吗？”她拍了拍赵安的手背，语重心长地说：“大哥，石头又硬又冷，抱着睡觉不嫌硌得慌？听妹子一句劝，把那些石头扔了，咱们好好过日子，行不？”

赵安看着她真诚的笑脸，心里涌起一股暖流，但也有一股深深的无奈。他知道张圆圆是个好姑娘，她是那团热气腾腾的火，能把日子烧得红红火火。但他是一块石头，火烧得越旺，他只会炸裂得越快。他摇了摇头，笑着说：“圆圆，石头是硬，但它也是骨头。人要是没了骨头，那就立不起来了。”这顿饭吃得很愉快，但也仅止于愉快。赵安明白，他给不了张圆圆想要的那种世俗的温暖，而张圆圆也理解不了他那种近乎偏执的坚守。

七

第三次，是个小学语文老师，叫苏雅。苏雅很文静，戴着一副细框眼镜，气质温婉，穿着一件素雅的灰色大衣，围着一条羊绒围巾，整个人散发着一种书卷气。他们在河边的茶摊上见面，初春的河水已经解冻，泛着波光向东流去，柳树抽出了嫩芽，

空气中弥漫着泥土的清香和茶水的芬芳。

苏雅看着赵安，眼神很温柔，像是一潭静水，说听说他喜欢石头。赵安的心跳漏了一拍，说喜欢。苏雅抿了一口茶，动作优雅：“我也觉得石头挺好。坚硬，沉默，有风骨。不像花，开了就谢了，太轻浮。每一块石头都有自己的纹理，那是大地的文字，是时间的诗篇。”赵安激动了，仿佛遇到了知音，那是俞伯牙摔琴谢知音般的震颤。他开始滔滔不绝地讲他在河滩上的发现，讲石头的纹路是水的日记，讲戈壁的风是如何像雕刻家一样工作，讲他在深夜里写作时的孤独与充实。他甚至讲到了自己在商业文案与文学追求之间的挣扎，讲到了他在“云端”与“大地”之间的撕裂。

苏雅一直微笑着听，眼神里满是欣赏和鼓励。她的倾听是那么完美，那么恰到好处，像是一场春雨滋润着赵安干涸的心田。等到赵安说完，苏雅轻声说道：“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精神世界。在如今这个浮躁的社会里，能守住一份内心的宁静，这很珍贵，也很迷人。”赵安用力地点头，眼中闪烁着光芒。“但是，”苏雅话锋一转，语气依旧温柔，却多了一丝理性的规划，“结婚以后，生活就不再是个人的独奏，而是两个人的合奏。我看过你的照片，那一屋子的石头，确实有点……拥挤了。它们太原始，太粗糙，和咱们未来的家不太搭调。”她看着赵安，诚恳地建议道：“我的意思是，能不能挑几块精品的留下，做个摆件？剩下的，

咱们就清理了吧。或者送给博物馆，或者放回河里。它们本来就是河里的，回去也算是归宿。咱们把空间腾出来，做一个书房，或者将来做个儿童房。我还想买架钢琴，以后让孩子学琴。音乐和文学，多配啊。那才是有品位的生活。你说呢？”

赵安看着苏雅。她很美，很懂事，她描绘的未来图景是那么美好，那么令人向往。那是标准的、中产阶级的幸福生活：宽敞的房子，钢琴声，书香气，现世安稳。但那是经过修剪的生活。苏雅像是一个园丁，她手里拿着一把无形的剪刀。她欣赏他的文采，却想剪掉他的野性；她喜欢他的深沉，却容不下他的粗粝。她想把他修剪成一个圆润的、标准的盆景，摆放在她精心设计的花园里，成为一种点缀。赵安突然觉得一阵心痛，比在刘敏面前被嘲讽、在张圆圆面前被否定还要痛。因为这是来自“理解”的背叛，是温情脉脉的阉割。

他站了起来，动作有些大，带翻了桌上的茶水。滚烫的茶水泼洒在桌面上，冒着白气。苏雅惊讶地看着他，眉眼里闪过一丝不悦。“怎么了？”她问。赵安的声音有些颤抖，但每一个字都很清晰，像是从胸腔里挤出来的：“对不起，苏雅。那些石头，不是摆件，那是我的骨头。扔了它们，我就瘫了。我就不再是我了。”说完，他深深地鞠了一躬，转身离开。身后，苏雅愣在那里，眼神中满是不解和惋惜，仿佛在看一个不可理喻的怪人。

八

那天晚上，赵安没有回家。他独自一人走在石城的街头，风很大，吹得路边的景观树哗哗作响。他抬起头，看见路边的一个巨大的电子屏。上面正是他写的文案：“御景·云台——于城市之巅，收藏一条大河的波澜。”画面精美，气势恢宏，那座水晶般的建筑在夜色中闪闪发光，仿佛是通往天堂的阶梯。赵安突然笑了，笑得有些凄凉。他明白，那个写出这句文案的赵安，那个试图在谎言中寻找平衡的赵安，在这一刻死去了。他不想做那云端的看客，他要做那河底的石头。

他走到了河边。夜色中的大河，奔流不息，发出沉闷而雄浑的轰鸣。这是大地的脉搏，是生命的律动。赵安蹲下来，在黑暗中摸索着河滩上的乱石。粗糙，冰冷，坚硬。他摸到了一块石头，棱角分明，扎破了他的手指。一滴鲜血渗出来，滴在石头上，瞬间被干燥的石皮吸收。“咱们是一伙的。”赵安对着石头说。那一刻，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他不需要去迎合老板的口味，不需要去满足母亲的期待，不需要去匹配相亲对象的标准。他只需要忠于自己的内心，忠于这片土地，忠于手中的笔。他只想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去生活。他把那块吸了他血的石头揣进怀里，那石头硬硬地顶着他的胸口，有点疼，但很踏实。

九

辞职的那天，石城下了一场罕见的暴雪。雪花大得像撕碎的棉絮，铺天盖地地压下来，瞬间抹平了这座城市的棱角。高耸的写字楼、繁忙的立交桥，还有那座水晶般的“御景·云台”，统统被一层厚重的惨白覆盖，显得干净、肃穆，却也有一种被冻结的虚假。

老板老张捏着那封辞职信，那颗谢顶的脑袋摇得像个拨浪鼓，满脸的不可思议，像是在看一个自杀者。“赵安，你想清楚了？出了这个门，你就不是‘资深企划’了，你就是个失业游民。现在的就业环境你也知道，像咱们这种高端岗位的位置并不多。为了去捡你那些破石头？为了所谓的‘换个活法’？那玩意儿能当饭吃？能还信用卡？赵安，人不能活在梦里，得活在指标里。”

赵安没有辩解，也没有愤怒。他只是默默地收拾东西。那个用了三年的键盘，缝隙里塞满了饼干渣和烟灰；那个写满了谎言与修改意见的笔记本；还有那个作为他精神图腾的黑色搪瓷缸子。他把缸子和那块黑石头小心翼翼地装进包里，拉上拉链，发出一声清脆的声响。“张总，我不写了。那些‘尊荣’‘巅峰’‘奢华’，太轻了，飘在天上，我抓不住。我想去抓点沉的东西，哪怕那是泥土。”他走出了写字楼。凛冽的空气灌进肺叶，带着雪的清冷，瞬间冲散了

那股令人作呕的柠檬香精味。他回头看了一眼那座高耸入云的大楼，在漫天风雪中，它像是一座巨大的墓碑，埋葬了他三年的青春和无数个充满焦虑的日夜。

回到家，母亲坐在沙发上，背挺得笔直，像是一尊就要倒塌的雕像。茶几上放着赵安收拾好的行李箱——那其实不能叫行李箱，就是一个巨大的编织袋，里面装满了石头。“你真的要走？”母亲的声音在颤抖，不再是那个发号施令的教导主任，而是一个被抛弃的老妇人。“嗯。”赵安正在把最后一块风凌石塞进袋子。“去哪儿？”“城北那边。租了个老顶楼。”“那是平民区！”母亲突然尖叫起来，声音里带着惊恐，“那是给外地打工的、干体力活的人住的地方！你是大学生，你是坐办公室的，你去那种地方，你还要不要脸？我还要不要脸？”赵安停下手中的动作，转过身，看着母亲。他走过去，轻轻抱了抱这个在这个家里强势了一辈子的女人。“妈，脸面是给别人看的，日子是自己过的。”他提起那个沉重的编织袋。里面的石头相互撞击，发出沉闷的声响，那是他全部的家当，也是他全部的尊严。“我给你起名叫赵安……”母亲哭了起来，眼泪把她精心描画的妆容冲得一塌糊涂，“我是想让你平平安安……”“妈，”赵安打断了她，声音平静得像是一口枯井，“我在那个公司写的全是套话，我在这个家里听的全是指令。我是安稳了，但我快死了。我想活得像个人，哪怕是个穷

人。您放心,我会常回来看您的。”他走出了门。防盗门在他身后重重地关上,“咔嚓”一声。这声音不再是发令枪,而是断裂声。那条名为“安稳”的脐带,终于断了。

十

辞职后的第三天,赵安搬进了城北的一处老旧小区。这是一栋90年代末建的板楼,没有电梯,他租住在六楼顶层。每天爬这六层楼,就像是在攀登一座垂直的悬崖,气喘吁吁地到了门口,还得面对那扇贴满了开锁广告的防盗门。屋子是典型的一室一厅,四十五平方米,装修是十几年前那种油腻的“猪肝红”风格,地板翘了边,踩上去“咯吱”作响。最大的压力不是爬楼,是账单。在这个城市,冬天的生存成本是明码标价的:房租八百,物业费五十,最要命的是那笔必须一次性缴清的取暖费。一千一百二十五块,这笔钱像一块巨石压在赵安的心口。交完这笔钱,屋里的暖气片倒是热了,烫手,但赵安的心是凉的。隔壁住着一对送外卖的小夫妻,深夜回来的动静很大,电动车电池提上楼的磕碰声、互相抱怨跑单超时的争吵声,穿透薄薄的墙壁刺进来。这种生活的噪声让赵安烦躁,也让他清醒——他现在的日子,和隔壁没什么两样,都是在给这座城市打工。

冬至刚过,石城的风像刀子一样。为了守住这张书桌,赵安必须先弯下腰来,做一个蹩脚的美食探店博主。正午,他站在

一家网红砂锅店门口,手机电池被冻得瞬间从百分之三十跳到了红色的百分之五。他吓了一跳,赶紧把充电宝贴在手机背面,用手心里那点热气死死捂着,像是在捂着一条命。店里人声鼎沸,蒸汽腾腾。为了拍清楚汤汁翻滚的画面,赵安举着手机,在拥挤的过道里被服务员撞了好几下。老板一脸不耐烦,催促道:“哥们儿,拍完了没?后面排队呢!别占着座儿不点菜啊。”赵安赔着笑,嘴里说着“马上,最后一个镜头”,额头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那是急的,也是虚的。

晚上,赵安坐在那个“猪肝红”地板的客厅里,听着暖气管道里水流流动的声音。手机“叮”的一声,商家结算的三百元推广费到账了。他盯着那个数字,长出了一口气,迅速在心里完成了拆解:一百块留着买超市晚上八点后的打折菜,剩下的两百存着交下个月的电费和宽带费。他不觉得丢人,先吃饱饭,才有力气去想那些虚无缥缈的文学。窗外是万家灯火,这个老旧小区里住的都是普通人,甚至是被城市遗忘的人,但这里的灯光比市中心的写字楼更真实。赵安坐回电脑前,屏幕的光映在他脸上。不再是PPT,不再是“尊荣”“奢华”那些虚妄的辞藻。他开始写石头。写河石在冰层下的沉默,写戈壁石在寒风中的呜咽。他写道:“我们都挤在这个城市的夹缝里,像石头挤在河床里。虽然被磨去了棱角,但心里还得有点硬东西。”他给一家省级纯

文学刊物投了一篇散文，题目叫《石头的户口》。在文末的作者署名上，他第一次填上了想好的笔名：野石。

十一

那个冬天很长，长得仿佛没有尽头。

赵安已经习惯了这种紧巴巴的日子。白天去拍那些冒着热气的砂锅、烤肉，晚上回来剪视频、做脚本。写作？那是在所有活儿都干完了，累得不想说话的时候，他跟自己灵魂的一场对话。他没指望这玩意儿能变现，就像他没指望河滩上的石头能变成金子。

那天晚上，赵安刚剪完一个探店的片子，眼睛酸得流泪。他煮了一碗挂面，卧了个荷包蛋——这是为了庆祝今天视频播放量破了一万。

屋里的暖气片热烘烘的，他把冻僵的脚搁在暖气管上，吸溜着面条，脑子里盘算着明天要去拍的那家羊杂碎店。至于那组投出去的散文，早就被他扔到了脑后。爱发不发，反正他写爽了。

手机就在这时候震了一下。

他以为是外卖平台的广告，或者是宽带催费通知，漫不经心地瞥了一眼。

屏幕上是一条银行短信：“您尾号5026的储蓄卡账户，于1月15日14:30收入人民币1500.00元。（XX杂志社第12期稿酬）”

赵安愣了一下，筷子夹着的面条滑回

了碗里。

“哟。”他嘟囔了一声，声音里带着几分意外，也有几分想笑。

紧接着，手机弹出一条微信好友申请，备注是：“XX文学编辑”。

通过验证后，那边发来一段话：“野石老师，稿子用了。现在的文章都太软，您这篇有骨头，有股子生猛劲儿。这笔稿费是头条的顶格标准。期待续作。”

赵安看着那行字，没哭，也没激动得手抖。他只是拿起桌上的半瓶二锅头，给自己倒了一小杯，然后对着空气举了举杯。

这是一场意外的“艳遇”。他本来做好了在这个城市里当个透明人的准备，打算靠着拍视频、送外卖硬扛到底。但这笔钱突然告诉他：哎，你这硬骨头，原来还有人识货。

这种感觉，比钱本身更带劲。

他喝了一口酒，辣得嗓子眼冒烟。

他转头看向桌角那块黑色的“画面石”。石头冷硬，他也冷硬。他没想靠石头吃饭，但石头今天赏了他一口饭。

“行啊。”他拍了拍那块石头，像是拍着一个老兄弟的肩膀，笑着说，“看来老天爷也觉得咱们这活法没毛病。这钱，够咱们交俩月电费，还能再加几顿肉。”

他重新拿起筷子，大口吃面。那碗挂面，突然吃出了一股子红烧牛肉的味儿。

在这个寒冷的冬夜，赵安并不觉得自己是个作家。他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刚才干

完活、现在意外捡了笔外快的手艺人。这笔钱救不了命,但让他觉得,这条野路子,能走。

十二

转过年来,到了四月。大河的水醒了,从冬天的墨绿色变成了浑浊的土黄色。那一河的冰凌互相撞击着,发出咔嚓咔嚓的声响,向下游奔去,气势磅礴。河滩上的柳树爆了青,风软了,带着一股子泥土解冻后的腥甜味。野石照例去河滩上“巡山”。那天是个周末,滨河路上游人如织。人们脱去了厚重的冬装,放风筝,拍照,享受着这来之不易的春光。就在那片乱石滩上,他看见了苏雅。这座城真小,小得像个茶碗,低头不见抬头见。苏雅不是一个人。她挽着一个男人。那男人西装革履,头发梳得油光锃亮,一看就是那种“有规划、有品位”的成功人士。他大概就是苏雅口中那个会弹钢琴、会赚钱、能给孩子提供一百平米儿童房的模范丈夫。苏雅的小腹已经微微隆起了。她穿着一条宽松的孕妇裤,外面披着那件熟悉的米白色大衣。她手里拿着一杯热奶茶,脸上洋溢着那种标准的、圆满的、被修剪得整整齐齐的幸福。

那个男人正指着河水说着什么,大概是在讲滨河新区的宏伟蓝图,或者是在讲这附近的房价走势。苏雅看见了野石。这一幕像是一场精心设计的戏剧,充满了宿命般的讽刺。野石正蹲在河边,裤腿卷着,

脚上全是泥,手里拿着一把硬毛刷子,正在用力刷洗一块刚出水的石头。他胡子拉碴,头发被风吹得像个鸟窝,脸上还蹭着一道干结的泥印。如果不仔细看,他就像个流浪汉,或者是个疯子。四目相对。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凝固了。周围的喧嚣、风筝的哨音、孩子的笑声,统统消失了。苏雅的眼神里闪过一丝错愕,紧接着是怜悯,最后是一丝深深的庆幸。她在庆幸。庆幸自己那天在茶摊上的果断,庆幸自己没有嫁给这个为了石头能跟生活翻脸的男人。看看他现在的样子,潦倒,落魄,是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他就像这河滩上的一块烂石头,被主流的生活狠狠地踢开,扔进了淤泥里。那个男人也看了野石一眼,眼神里满是不屑和厌恶,拉了拉苏雅的胳膊:“走吧,那边脏。别让乞丐冲撞了孩子。”

苏雅顺从地点点头,转过身。野石没说话。他甚至没有感到一丝愤怒或羞愧。他慢慢地站直了腰。风吹过他的乱发,吹过他粗糙的脸庞。他手里托着那块刚洗出来的石头,像托着一颗心脏。他冲着苏雅的背影笑了笑。那笑容里没有尴尬,没有自卑,只有一种坦荡。那是一种只有在旷野里受过冻、挨过饿、听过风的人才有的坦荡。苏雅似乎感觉到了什么,她下意识地回头看了一眼。她看见那个男人站在风里,手里托着一块石头,像托着整个世界。那一瞬间,她觉得那个灰头土脸的男人身上,有一种东西刺痛了她的眼睛。那是自

由。是她那架名贵的钢琴弹不出来的自由，是她那个一百平米的儿童房装不下的自由，是她在那个温暖、舒适但封闭的“温室”里永远无法呼吸到的凛冽空气。她突然觉得手里的那杯奶茶甜得发腻，腻得让人想吐。她赶紧转过头，拉紧了丈夫的手，逃也似的离开了。

十三

野石目送着他们远去，直到他们消失在路的尽头，消失在那些规整的绿化带和高楼大厦之间。他低下头，看着手里的石头。这是一块奇石。刚刚洗去泥沙，它终于露出了真容。它的外皮是灰扑扑的，粗粝不堪，像是一块废铁，又像是一张饱经风霜的老脸。但在水的冲刷下，在正午阳光的直射下，石头的一角显露出了里面的一抹暗红。那红色极深，极艳，极润。像火，在燃烧；像血，在流动。这是著名的“鸡血石”伴生料，极难遇到。外皮是死灰，内心是烈火。野石用大拇指轻轻摩挲着那抹红色。那温润的触感，顺着指尖流进心里。“咱们是一样的。”他低声说。

这个世界上，大多数人都活成了鹅卵石。他们圆滑，光鲜，讨人喜欢。他们被生活的水流推着走，没有棱角，不会受伤。他们躺在装修豪华的鱼缸里，被灯光照着，被鱼戏弄着，那就是他们安稳的一生。而他，赵安，或者说野石，注定属于这片乱石滩。他丑，他硬，他格格不入。他拒绝被修剪，

拒绝被规训，拒绝变成那个名为“幸福”的盆景中的一员。但是，只有他自己知道，在这粗糙、冷硬的外表下，藏着怎样的一团火。那是对真实的热爱，是对自由的渴望，是宁愿破碎也不愿圆滑的孤勇。

风又起了。这次的风，不再那么刺骨。它带着高原特有的雄浑，带着大河奔流的湿气，吹进了他的衣领，吹进了他的胸膛。他把那块带着血色的石头揣进怀里。石头硬硬的，棱角分明，顶着他的胸口。有点疼。但很踏实。比任何时候都踏实。他转过身，背对着城市，向着更加开阔的旷野走去。在他的身后，大河奔流不息，浊浪排空，发出一声声沉闷而雄浑的低吼。那声音不像钢琴曲那么优美，它粗鲁，浑浊，带着泥沙，但是充满了力量。那是在为这世间所有不肯圆滑、不肯投降的野石，唱的一首歌。

原创散文

wu cai shi
original prose

- ◇草鞋记 / 尹海霞
- ◇老酒与老友 / 王建福
- ◇故乡三题 / 刘旺林
- ◇笔尖下的绝代风华 / 石裕武
- ◇时光里的大伯(外一篇) / 熊慧青
- ◇印刷厂家属院生活往事 / 张海霞

草鞋记

◇ 尹海霞

近段时日,城里忽然兴起了“稻草瑞士卷”打卡点,大家蜂拥而至,在成捆的金黄稻草前笑着留影,稻草成了那一抹温暖的田园底色。我站在喧闹的人群边,心里却蓦然浮现出另一幅画面:一位老人坐在旧长凳上,低头编着草鞋。他的手粗糙而稳,稻草在他指间不是风景,而是生计,是记忆,是掌心的温度。

这鲜明的对照让我怔住。稻草从未改变,变的,始终是我们与它的关系。曾经的稻草,是生计的根本,编织成鞋,垫在床上,盖在屋顶,每一步都踏实地连接着泥土与烟火。而今天的稻草,成了都市人片刻出逃的田园符号,是抚摸一下便可告慰的乡愁。

这份“想起”,却让两个遥遥相隔的时空彼此叩问。这或许就是记忆的意义:它让一切稍纵即逝的东西,都有了可以溯源的根;也让所有美好,不至于真的随风飘散,而是能被一根无形的线轻轻系住,线头就埋在往事的土壤里。

记得那年为了《打草鞋》非遗项目的申

报,我和同事在一个秋日午后,走进了白沙镇三房村石显根老人的家。进院就看见大门口那捆干稻草,静静地斜倚在斑驳的土墙边,沐浴着稀薄的阳光,像是把许多个秋天的夕阳都收敛在了里面。老人坐在一条老旧的长凳上,木色已沉黑,沁着人手的包浆。他正微微佝偻着背,手指拂过稻草的根部,将那些多余的草片轻轻捋去,动作非常娴熟。

他捧起脚边一个磨得发亮的葫芦水瓢,含上一口清水,然后,极细致地、均匀地喷洒在稻草上。“得让草润一润,”他像是自言自语,“有了韧性,才经得起搓,经得起编,也经得起人穿。”这话平平淡淡,却仿佛一句古老的箴言。

他不急不躁,将一个同样古旧、呈“丁”字状的草鞋耙,稳稳套在长凳的一端。那耙上一横排开的七个木齿,早已被他那双手、无数捆草磨得圆钝光滑,像一排沉默而坚韧的牙齿。阳光从屋檐的缺口漏下来,恰好将他花白的发梢和那双布满深褐色老人斑的手,镀上了一层柔和的、旧旧的光

晕。

真正的开端,从搓绳开始。他从理顺的稻草中抽出三根,合拢,置于掌心,两手稳稳一合,便缓缓搓动起来。干草相互摩擦,发出细碎而清晰的“窸窣”声。他的手指关节粗大变形,是长年劳作的印记,可动作却出奇地灵巧、细腻,感觉充满了一种韵律。那三根原本各自散乱的稻草,在他苍老的指尖下,渐渐拧成一股匀称、柔韧的草绳。“搓草绳,讲究的是心静,手稳。”他并未抬头,声音低缓,“劲儿用得匀,绳子就一处粗一处细,不耐用。”草绳在他手中一寸寸生长、延长,他的目光异常专注,却又似乎并未落在手上。末了,他两手捏着绳子的两端,水平地轻轻一撑,眯起眼略一打量,脸上便浮现出一种匠人独有的、对尺寸准确把握后的安然:“喏,一丈七尺二,编一只四十二码的鞋,够了。”

接下来的一幕,在我眼中,近乎一种充满原始智慧的“架构”。他将那根草绳对折,穿绕,结成两个对称的、活络的草环,松松地垂着。然后,他跨坐上长凳,将一个天然弯成漂亮弧度的木弓——草鞋弓,两端系上细绳,又将绳的另一端系在自己腰间。这张弓便像一张小小的、待发的琴,横在他的腹前。接着,他将那两个草环的“提线”末端,仔细地固定在“琴”的顶角,再将草环本身,对称地套在了草鞋耙那七个木齿上。一瞬间,一种简洁而有效的张力系统便完成了:纵向的力,从他腰间的弓,延伸到凳

端的耙齿;横向的力,由那两个草环,张在耙齿之间。一个由身体参与驱动的、古朴至极的编织“机台”,便在这农家小院门前,建构完成了。

编织,便在这样一种“人机一体”的状态中开始了。他又抽出几根润泽过的稻草,并不搓绳,就那样单股地,从草环与提线的结合处起头,手指随即翻飞起来,像最灵巧的梭子,在那四根作为“经线”的草绳间来回穿梭、挑压。动作快得令人眼花。干燥的草茎彼此摩擦、交叠,发出持续不断的、细密而温存的“沙沙”声,像春蚕在静夜啮食桑叶,又像微雨悄然落在久旱的沙地。

渐渐地,那些原本空悬的“经线”之间,被填充上紧密的、斜向交织的纹理,一片致密的鞋底初具雏形。编了约莫五寸长,他手法忽地一变,在鞋底两侧巧妙地各挽出三个小小的、向上的环扣。“这是前鞋耳,等会儿穿绳系脚用的。”他解释道。鞋底继续向脚跟方向延伸。编到约四分之三处,他停下来,拿起手边一柄小小的、被摩挲得油光水滑的木棒槌,开始轻轻敲打已编成的部分。“得捶打捶打,让它紧实,平整,耐磨损。”槌声“笃笃”,不疾不徐,伴着草茎被压实后更显沉厚的窸窣。这声音,莫名地让我想起童年灯下,母亲纳鞋底时,针线穿过千层布发出的“嗤嗤”声,以及拉紧麻绳时那短促而有力的“嗖”声。

捶打完毕,开始编后鞋跟。此时,他的手指开始引导着那两个套在耙齿上的草

环,缓缓地、极有节制地向中间移动。随着“经线”的逐步收拢,鞋底的形状也悄然发生着奇妙的变化——前部渐宽,后跟收窄,中间微微拱起,两侧略略内收。一个完全符合人体工学的、具有脚掌立体轮廓的,竟然就在那看似简单的移挪与编织中,自然而然地诞生了。最后,草环归拢到最中间的一个齿上,鞋跟收成一个圆满利落的半弧形。一只左脚的草鞋,便大功告成。它静静地悬挂在耙齿与弓弦构成的简易框架上,通体是稻草的本色,散发着植物纤维特有的、朴素而温暖的光泽,像一件来自泥土与时间的朴素艺术品。

我们早已按捺不住好奇,恳请老人试穿。他笑了笑,脱掉左脚上那只洗得发白的解放鞋和灰色袜子,露出一只脚趾微微变形、脚掌宽厚结实的脚。他将脚探进那只新编的草鞋里,然后拿起连接弓弦的草绳,从鞋的内侧前耳开始,手指灵巧地向外穿绕,经过脚背,绕过脚踝,在脚后跟处收紧,最后将绳头在另一侧的后耳处打了个利落的结。整个过程不过几十秒,一只草鞋便服服帖帖地、几乎天衣无缝地包裹住了他的脚。他站起身,在小院地上走了几步。干燥的稻草与坚硬的地面摩擦,发出“嚓嚓”的、清晰而扎实的声响,那声音仿佛直接踏在了我们的耳膜上,沉甸甸的。

“怎么样? 硌脚吗?”我们围上去问。

“不硌。”他抬起脚,让我们看鞋底紧密如席的编织,“编得密实,草又润过,软和着

呢。”他来回走了几步,脚步从最初的些许不适,很快变得自然流畅起来。“还真是,三十多年没穿过了。这草鞋啊,晴天穿着透气,凉快;雨天走山路,比什么胶鞋都防滑。就是不能沾了水不晾干,一沓,两天就烂了。要是爱惜着穿,一双也能顶个十天半月的。”

他重新坐下,开始编另一只。

“我五六岁时,就开始穿草鞋了。家里穷,孩子多,哪有钱买鞋? 冬天冻得脚生冻疮,裂开的口子像娃娃嘴。开春了,有双草鞋穿,就是天大的好事了。”他的声音很平静,像在讲述一段与自己无关的故旧往事,“后来自己成了家,生了五个伢,日子更难了。全靠给人捡瓦(修葺屋瓦)和上山砍点柴卖,换点油盐钱。五个嘴巴要吃饭,三个要读书,恨不得把一分钱掰成八瓣花。鞋更是想都不敢想买的。”

“那怎么办?”

“学啊。跟我公学的。自己打草鞋穿。”他手里的稻草又续上一绺,动作毫无滞涩,“上山砍柴,荆棘多,石子路咯脚,不穿鞋不行。草鞋好歹是层保护。有时候挑柴下山,坡陡,下雨路滑,穿着草鞋,脚底下就像生了根,稳当。”他顿了顿,目光越过我们。“70年代末,我两个儿子在学校读寄宿,每个月要往学校送米。家里口粮紧,他们的米,常常是东家借一斗、西家赊一升凑起来的。我就挑着八十斤的担子,穿着草鞋,从村里走到县城。四十多里山路,天不亮就

得走,走到晌午才到。脚底板磨得发热,草鞋‘嚓嚓’地响一路,那声音,陪着我自己,也陪着那担沉甸甸的盼头。到了学校,看到儿子,心里就踏实了。把米交给他们,叮嘱几句,水都顾不上多喝一口,又得赶紧往回赶,怕天黑了山路不好走。”

院子里安静极了,只有他搓草、编织时持续的沙沙声,阳光在悄然移动,将他的身影拉得细长,投在斑驳的土砖墙上。

“那时候,村里会打草鞋的人家不少。也有不会打的,就拿鸡蛋来换。一个鸡蛋,换一双草鞋。我手快的时候,一天能打四双。晚上就着煤油灯那豆大的光编,编好的草鞋挂满一面墙,黄澄澄的,看着心里也好像有了点暖气,有了点亮光。”他嘴角浮起一丝极淡、几乎难以察觉的笑意。“后来,孩子们大了,女儿们出嫁了,两个儿子争气,读了书,有了工作。家里不再为吃穿发愁了。布鞋有了,胶鞋有了,后来皮鞋也有了。这草鞋,也就没人穿,没人编了。这手艺,一丢,就是四十多年。好像昨天还在编,一抬头,大半辈子就过去了。”

他编完了最后几绺草,利落地收口,打结,取下。一双完整的草鞋,并排放在他膝前那片金黄的阳光里。它们粗糙,简陋,没有任何装饰,却洋溢着一种来自大地、来自手工、来自无数次日升月落的、扎实的温度。它们躺在那儿,不像鞋,更像一双沉睡了许久、刚刚被记忆唤醒的脚,静静地、固执地诉说着与土地、与山路、与汗水、与一

个时代密不可分、同频共振的故事。

一直默默陪同我们前来的浮屠镇文化站站站长石裕兴,此时轻轻叹了口气,开了口。“石老这手艺,现在整个镇上,怕是也找不出两三个人会了。”他的语气里有感慨,也有深思,“草鞋退出日常生活,是社会的进步,是好事,没人想再回到穿草鞋跋山涉水的苦日子里去。可这手艺背后藏着的,是一整代人的集体记忆,是一种适应自然、利用自然的民间生存智慧,更是一种在极端匮乏中求生存、求延续的惊人韧劲。这些东西,如果也跟着这手艺一起无声无息地消亡了,那就太可惜了。”

石站长告诉我们,“现在国家非常重视非遗保护了。国家级的有专门经费支持,省、市、县级的,目前主要还是靠宣传,抢救性记录,让更多人知道、了解。先别让它断了根。”他的目光落在那双新编的草鞋上,变得深远起来,“我们有个初步的想法,能不能在一些有特色的旅游景点、乡村民俗馆里,设一个小小的、活态的‘非遗展示角’。定期请石老这样的老师傅,不用多,哪怕一个月去一次,坐在那里,实实在在地编上一编。让人们,尤其是孩子们,亲眼看看这草鞋是怎么从一把散乱的稻草,经由一双双灵巧的手,变成一双能穿的鞋。过程本身就是最好的教材。同时,我们也计划做系统的影像记录,拍成纪录片,配上详细的工序图解,放在展厅里循环播放。哪怕将来,真的再也没有人需要穿草鞋了,但

后人来到这里,看到这些磨损的工具,这段真实的影像,这类可以触摸的实物,他们就能明白,他们的祖辈曾经怎样生活过,怎样用一双布满老茧却无比灵巧的手,在最朴素的材料中,编织出生活的全部重量、尊严与前行的勇气。这,或许就是传承的另一层意义——不是复活旧物,而是铭记那种精神。”

夕阳不知不觉已西沉,将整个小院染成一片温暖而惆怅的橘红色,光线变得绵长而柔和。石显根老人将编好的草鞋递给我们仔细观看、拍照,然后又小心地接回来,放在身旁的簸箕里。那些陪伴了他大半生的工具——草鞋耙、草鞋弓、木棒槌,被他用一块旧布仔细地擦拭了一遍,仿佛在与老友作别,然后才缓缓收进屋内。动作轻柔缓慢,像在安放一段即将被完整封存、入库的历史。

我们告辞出来,回头望去,老人正倚在门框边,身影渐渐融入四合的暮色与屋内的暗影里,轮廓变得模糊。他身后是沉默的老屋,门前空余那条油黑的长凳,凳面上似乎还残留着身体的余温。那双崭新的草鞋,或许会被他挂在某处斑驳的墙头,成为老屋的装饰;或许会送给某个前来探访、充满好奇的孙辈当作稀罕纪念;也或许,只是被静静地搁在某个角落,再次与尘埃、时光以及无边的寂静为伴,等待着最终的、缓慢的风化。

回程的车在蜿蜒山路上行驶,我脑海

中却反复回响着那三重声音:编织时“沙沙”的细语,捶打时“笃笃”的叩问,以及穿着行走时“嚓嚓”的宣言。这声音,曾经回响在中国无数条蜿蜒的山径、潮湿的田埂、尘土飞扬的道路上,是无数像石显根一样平凡劳动者发出的声音。

然而,我固执地觉得,有些东西,或许不应该被彻底遗忘,任由其沉入永恒的沉默。就像石显根老人喷在稻草上的那口清水,并非要让它复活,重回实用之列,那是不可能的。但它或许能在某个时刻,轻轻叩击我们的心灵,提醒我们:无论脚下的道路换成了何种光滑坚硬的材质,无论前行的速度变得多么迅疾,我们的灵魂深处,那份来自土地的扎实底气,那份源于手工的专注温度,那份在困境中编织希望的坚韧本能,永远不该丢失。

《草垛》

秋光慢,草垛软

我和一片云

并排晃着

一粒稗籽突然开口:

把风弯成梯子

就能爬回

母亲年轻的腰肢

老酒与老友

◇ 王建福

都说陈年老酒好喝,其实不尽然。

我这一辈子都是在工厂工作,徒弟多。工厂里的规矩,逢年过节,徒弟们上门看师傅,提两瓶酒是常事。工人阶级的收入水平,酒基本上都是口粮酒,百十来块钱一瓶。我也不存不攒,送来就喝。但是酒多了,就保不齐漏下几瓶存在了柜子角落里。有一年清理酒柜,发现几瓶存放了二十年以上的老酒,很兴奋。以后若干天,逐瓶打开品尝,结果并非想象的好喝:好一点的,只能说味道比当初纯正一些,多喝二两,也没有过量的感觉。评价是时间可以使其柔和,口感香味的档次却没有明显提升。差一点的,是度数低于42度的酒,或者密封不严密的酒,经年存放后酒气丢失,寡淡如水。所以老酒不等于好酒。

我家二哥在贵州工作。他知道我喜欢喝酒,我们都没有退休的时候,几乎每次回汉探亲,总要特意单独给我带回一两瓶贵州地方的好酒。茅台太贵只能偶尔尝尝,多是珍酒、赖茅、习酒、习水大曲等等。这些酒我舍不得喝,多半都要留着招待难得来访的贵客。时间一长,有些便成为老酒,更舍不得喝。有一次老同事聚会,因为只有三人喝白酒,红酒之外,我只拿了一瓶存放了二十年的习酒款待。打开酒瓶,溢出瓶口的陈年酱香就不同凡响。抿一小口在嘴里,酒体柔和醇厚,如同珍珠在舌尖滚动。一瓶酒喝光,一位也是爱酒的老同事摇着酒瓶质问我:“完了?!如此好酒,怎么只拿一瓶来?!”很气愤的样子。于是满桌大笑!呵呵呵呵,这才是陈年好酒。

盖好酒本来就要酒香高贵、口感醇厚,再经过时间的打磨,挥发掉微量刺激性化学物质,酸碱度达到高度平衡,酒体形成了口感明显的胶体溶液,于是好上加好,当然更好喝。所以,陈年的酒,只会锦上添花,不会脱胎换骨。好喝的陈年老酒,首先一定得是好酒。酒不好,陈再多年,还是好喝不了。这是我喝一辈子酒总结出来的经验。

老友与老酒不一样。老友一定同时也是好友。

这里首先要分清楚几个概念。老友不能简单等同于朋友。朋和友,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说文解字》中,许慎对“朋”的定义,字形为“古文凤,象形”。说字形源

于凤凰的象形,凤凰飞翔时群鸟相随,引申为“朋党”之义,表示同类相聚。通俗说,朋是有一定共性特征相聚一起的群体,比如同学或同事(甲骨文和金文将朋字写作两串贝币,也是表示同类之意);对友的定义,字形为“两只右手相交”,象征两个人握手,解释为“同志为友。从二又,相交友也”,意指志同道合者为友。随着汉字的发展和演变,朋和友逐渐组合成一个比较宽泛的词,即朋友,既可以指同学、同事、熟人,也可以是情投意合的友人。

不是每一个朋都能成为友的。也不是每个友都能成为老友的。只有两个人情投意合,都认定对方是自己心目中的好友,才可能长久交往。日久情深后,方可称得上老友。所以,我说老酒不一定是好酒,老友却一定是好友。

一瓶好酒在手,忍得住不一饮为快,有耐心保存它若干年,很难。茫茫人海,遇上一个人不仅三观一致,气味相投,而且还能不计贵贱,互尊互让,心性长久的朋友,更难。人这一辈子,老友难得,好喝的老酒也难得。倘若能够老友老酒二美兼得,那就是古稀耄耋也要喜癫狂了!

我有老友王名元,长我7岁,是一位历尽磨难、自学成才且医术精湛的老中医。我俩出身相同,经历相似,三观一致,性格互补,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相识,相交近半个世纪,生活上互相关心,爱好上互相切磋,从未中断来往。更有幸者,名元是良

医,我是近水楼台,名元兄几成我家祖孙四代的保健大夫。名元兄于我,亦师、亦兄、亦友。

前些日子 QQ 提醒我,某月某日是名元兄 80 岁生日。因为他和嫂夫人年纪比我们大,我怕他们走远路劳累,便约老两口在他们小区门口的一家酒店吃饭。还怕他推辞,没有告诉他约饭的原因,只说这些年年纪大了,许久没在一起喝酒了,想跟他喝两杯。又怕他利用地理之便,提前到酒店做安排,我们两口子专门提前半个小时到达酒店。谁知,仍然被名元兄占了先机:这老兄不仅带了酒已经在包间等候,而且连菜都已经点好。我赶紧到前台去提前付账,前台却说账已经付清了。幸好我带了一瓶存放了 25 年的江西四特,平日里很少喝酒的他抿了一口,连声叫好,居然主动自斟自饮,我方聊感欣慰。兄弟俩边说边喝,把一瓶酒给干掉竟然面不改色。弄得身边的两位老太太心生疑虑:两个老头儿七老八十,喝这么多酒,脸都不红一下,会不会出问题哟?!

酒逢知己千杯少,何况老友遇老酒!不仅没有问题,两兄弟还能仿效词人风雅,自度长短句以唱和。抄录如下:

名元《自度曲》:建福弟来访饮于邻家小楼桂花枝头,邻家小楼。一杯老酒,勾起往日岁月,不言愁。东方山沟里,仰面看吴钩。从无到有,东奔西突。漠漠野草,一样高吟低唱、春悠悠。须发看已白,少年志未酬。

建福《自度曲》:步韵酬名元兄昨日青丝,今日白头。几十年弹指一挥,岂止时光溜走?少年志,不过白云苍狗。生不逢时,万般情怀空有。且幸人微言轻,刀光剑影缝隙,苍天护佑。留得兄弟一世缘,笑饮几杯浊酒!

故乡三题

◇ 刘旺林

故乡的鹅卵石

年幼的时候，体质羸弱，大病小痛不断。当时家庭经济拮据，无钱看医生，母亲便袭用故乡风行的招魂术，到我经常玩耍的河滩上烧纸钱为我招魂。

每次招魂回来，她除了将三炷香插在大门外边，还要带回一块河滩上的鹅卵石，热热地捂在我胸口，边捂边念道：“旺儿，外头好玩，玩玩要晓得回家来啊！”每到此时，父亲就会在旁边轻轻地应一声：“回来了。”

我虽然不相信鬼神，但事有凑巧，招魂后我的病总能化险为夷。就这样，在父母的含辛茹苦中，我游丝般的生命得到了乡风民俗的浇灌，终于长成了满脸胡须、一身傲骨的男子汉。

考上大学的那年，父母为我打点行囊，最让我难以忘却的是他们小心翼翼给我装一包故乡大大小小鹅卵石的情景，我想说点什么，但母亲不让我开口，并一再嘱咐我说：“这是你的魂，千万丢不得。”

我带着故乡的鹅卵石来到了江南。孤寂的夜晚，虽然母亲不能为我掖掖被角、摸摸额头，再也很难听到乡亲们拉家常的乡音，但只要看到这些鹅卵石，我就有一种莫名的感动，总能感受到阵阵乡风，并在这种暖意中睡得沉稳甜甜。

有一次，我到外地出差不慎感冒了，妻子无意在电话中将我生病的信息透露给了父母，回来后没几天，我便收到了家里寄来的一个包裹。打开层层叠叠的包装，里面竟是一块鹅卵石，圆圆的、光光的，躺在棉絮中。轻轻一摸，热热的、烫烫的，我连忙将它捂在胸口，泪水禁不住流了出来。此时，我才真正理解了“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的含义。这圆圆的不是石头，它是母亲的心，是母亲对游子的牵挂和虔诚的期待。

一生中，人生的“病”会很多，但是，只要能看到这些鹅卵石，什么苦痛和烦恼都会烟消云散。一生中，走的路会很长，但这些故乡的鹅卵石会永远伴随着我。

因为它是母亲的心，是故乡的情。

我的发小元喜

李元喜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我生于60年代初,看起来我们是两个年代的人,实际他只比我大四岁。

元喜是村子里的“孩子王”。我们都觉得他的寸头总比其他入剃得干净利落,连鬓角的碎发都用手刮刀刮得一丝不苟,这都是他爹的“作品”。

元喜的爹是个剃头匠,在当地算个远近闻名的人,大集体时期,他每月都要抽出几天挑起剃头挑子游走在街坊邻里和村庄之间,所以认识他的人很多。他挑子上的铜盆架被岁月磨得发亮,木匣子里的剃刀、推子码得整齐划一,每到一村,便会围过来一大群人,大家都一家家地排队理发,不论男女老少,只要头发经过元喜他爹一打理,马上年轻了好几岁,变得容光焕发。

我跟元喜住上下屋,我最期待的是外村人到元喜家来理发,因为这也是整个村子里唯一能听见“活钱”叮当响的时候。这一天,天色渐晚,余晖下各村村民都收了工,隔壁村的几个爱剃光头的汉子便穿着大裤衩,手提上衣,一进村口就扯着喉咙:“李师傅,剃个光头,洵(当地方言,热之意)死了!”喊完还有一个经典动作,一巴掌伴着一个大喷嚏拍在胸口:“狗日的,好大个蚊子!”有没有蚊子不知道,但那“啪”一声的动作成了我儿时记忆中的重要内容。

这时元喜的爹就会在自家院中的老

槐树下架起剃头挑子,摆出收钱匣子。我便蹲在院门上,看他爹挥着剃刀在客人头上“游走”。这时元喜则在一旁打下手,动作麻利地递热毛巾、扫碎发。有时他趁他爹转身换水,便飞快地从装钱木匣子里摸出一分两分的硬币,攥在手心冲我挤眼,我知道,明天又有一颗糖吃了。

在那个粮票、布票比钱金贵的年代,多数人家的钱袋常年瘪着,唯有逢年过节,大人才会从箱底摸出几张皱巴巴的角票或分币。可元喜家不一样,隔三岔五就有街坊邻居和村民揣着硬币来剃头,两毛钱一次,刮脸加一毛,钱一递,“叮当”一声丢进木匣子,那声音比过年的鞭炮还让全村眼热。

元喜他爹的收钱匣子平时是上了锁的,只有外村人来理发才打开,所以元喜才有机可乘,得手后第二天一早他就拉着我往村头的合作社跑。一分钱两颗水果糖,他总先塞给我一颗,自己含着另一颗,甜得眯起眼。他有个铁盒子里藏着不少“宝贝”:像带花纹的玻璃弹珠、卷边的小人书,都是靠跟他爹“打下手”换来的。有一次,我不小心摔破了膝盖,哭得直抽气,元喜二话不说拉着我去卫生所,掏出五毛钱付了药费——那时候五毛钱能买一斤多白面,我攥着他的衣角,觉得有这样的发小,比拥有一盒子弹珠还神气。

可元喜渐渐有了烦心事。他爹总说“手艺是铁饭碗”这句话,想让他继承剃头挑子,可元喜的心思全在书本上。他枕头

下藏着一本翻烂的《西游记》，趁帮工的间隙，就躲在槐树下偷偷读。有次被他爹撞见，剃刀“啪”地拍在木匣上：“读那些闲书能当饭吃？学好剃头，天天有活钱赚！”元喜低着头不吭声，手指却紧紧抠着书页。晚上，他拉我坐在槐树根上，小声说：“我也想考中学，以后挣‘大钱’，让爹不用再挑着担子晒太阳四处游走。”

后来元喜真的考上了镇上的中学，成了村子里少有的初中生。开学那天，他爹没说啥，却特意烧了热水，给元喜剃了个最精神的平头。临出门时，他从木匣子里数出五块钱，叠得方方正正塞进元喜书包：“好好读，别像爹一样，一辈子守着这副挑子。”那叠钱里，有硬币，有角票，还带着桂花头油的淡淡香味——那是他爹给女客烫头时用的，平时宝贝得很。

再后来，元喜考上了外地的中专，成为村子里孩子们的榜样。临走前，他爹把剃头挑子擦了又擦，将那套磨得光滑的剃刀包好，塞进他的行李箱：“带着吧，万一……”话没说完，喉结动了动。元喜抱着他爹，声音有点哑：“爹，等我挣钱了，给您买个电动剃头椅，您就在家开店。”

如今我们的村子早拆迁了，老槐树也没了踪迹，元喜爹也过世多年，元喜在城里安了家，娶了个漂亮的媳妇，生了一个女儿，成为一名退休工程师。去年春节，我们约着回家乡看看，元喜从包里掏出一个小铁盒，里面不是弹珠，而是几枚泛黄的分

币，还有他爹留给他的那把剃刀。他摩挲着剃刀，笑着说：“当年总觉得‘活钱’最实在，后来才懂，爹的手艺里藏着的是比钱更稳当的日子。”

秋风掠过林立的居民楼，我仿佛又听见了元喜家院中槐树豆荚炸裂和下落的声音，看见了少年元喜攥着硬币，冲我笑得露出两颗小虎牙的情景。那些藏在剃头挑子里的“活钱”，是匮乏年代里最鲜活的光，也是一位父亲用手艺撑起的生活，和一个少年从懵懂到懂事的全部记忆。

桂花香里的旧时光

农历八月的风总带着几分狡黠，悄无声息地，便将那清甜的桂花香，一丝丝揉进了寻常的日子里。清晨推开窗，那股熟悉的甜润便顺着风的缝隙盈盈而入，不浓不烈，却像一把温柔的钥匙，轻轻一转，便开启了记忆深处那扇尘封的门——我又想起了桂花香，想起了那个与桂花同根同源的姑娘。

与她的初遇，也是在这样一个八月。在安红高中教室的后门口，她抱着一摞新书正要进来，发梢不经意地沾着一小片鹅黄色的桂花花瓣。白色的连衣裙下摆，随着脚步漾开柔软的弧度。“同学，能让让吗？”她的声音和当时拂过耳畔的微风一样轻软。我怔了一下，意识到自己挡住了她的路，慌忙道歉并侧身，却不慎碰落了她的课本。书本散落，我瞥见书本最上面一页的右下角，铅笔写着清瘦的三个字——

林桂香,那字迹像她的人一样,带着些许文静的疏离。

渐渐熟络以后,才知道她家住我对门的小区,她的楼下生长着一棵老桂花树,于是我便经常到她居住的小区看桂花开落。有一天她对我说,每年农历八月,桂花正盛的时候,奶奶总要在晨露未干时采集桂花,那样的香气最醇正。她说话时总爱微微低头,手指无意识地绕着书包的带子。

放假的日子,阳光透过窗棂,在她乌黑的发顶洒下一层细碎的光晕。我便时常借口“帮她分担”家务,蹭她家的桂花茶喝。白瓷杯里,几朵干枯的桂花在热水中重新舒展开,仿佛复活了一个小小的秋天。入口是淡而清的甜,咽下后,喉间还久久回旋着那抹清润,恰似她低眉浅笑时的模样。

记得一个晚自习后的雨夜,我们共撑一把伞走向校门。途经操场边那排茂盛的桂树时,她忽然停下脚步,仰起脸。雨丝绵密,打在叶间窸窣作响,被打落的细碎桂花沾了她的发梢与肩头。“你闻,雨中的桂花,好像香气更沉了。”她伸出手,掌心接住一朵飘摇的落花,指尖轻捻,眼眸在迷蒙的夜色里亮如星辰。我望着她的侧影,在水汽氤氲中,她的轮廓柔和得像一幅淡墨写意。那一刻,心跳莫名地漏了一拍,手中的伞不自觉地倾向她那边,直到我的半边肩头被雨水沁湿,才慌忙正了伞柄。她却察觉了,轻声笑着,将伞推回来些:“别着凉了。”

那些年的光阴,似乎总是浸润在这股香气里。她把桂花夹进书页,墨香里便混入了自然的清芬;运动会时,她递来的矿泉水瓶上,贴着一张画了桂花的便签;就连毕业那天,她赠我的笔记本扉页里,也安放着一朵压得平整的桂花,旁边是一行娟秀的小字:“愿你来日,常有桂香相伴。”

时光流逝,我们奔赴不同的城市求学,联络从稀疏渐至无声。只是每年秋风再起,当空气中再度弥漫开那熟悉的甜香,那个名叫桂香的姑娘,她发梢的花瓣、瓷杯里的暖、雨夜中共撑的伞,便会穿越岁月的烟尘,清晰地浮上心头。

今年的桂花开得似乎格外繁盛。我立于小区的桂花树下,伸手接住一朵翩然坠落的桂花,指尖传来熟悉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重量。风过处,香气如潮水般漫涌而上。恍惚间,仿佛又见那个白裙少女抱着课本,立在旧时光的走廊尽头,对我浅浅一笑:“同学,能让让吗?”

时光如滔滔江水,往昔终将远去。但有些味道,却固执地留了下来。譬如这八月的桂花香,譬如那段被桂香浸透的、名为青春的初恋时光。每当香气袭来,往事便历历在目,温柔了匆匆岁月,也温暖了此后生命里的每一个秋天。

笔尖下的绝代风华

◇ 石裕武

画室有一扇朝西的窗，下午的光线斜斜照进来，灰尘在光柱里慢慢打转。就在这样的光里，我铺开四张素纸，决定细细描摹那四位在历史烟云中若隐若现的女子。铅笔划过纸面的沙沙声里，我仿佛听见了时光深处，那些被传唱了千年的低语。

西施

笔尖落下，我先勾勒一条潺潺的溪流。这便是诸暨的浣纱溪了。水纹静到能照见一个窈窕的倒影。我小心地描摹水边女子的轮廓，她俯身浣纱，青丝如瀑。此即为西施。

史书说，当她临水照影，鱼儿见了，竟忘了游动，缓缓沉入河底。这“沉鱼”的传说，美得近乎神话。我的铅笔试图捕捉那瞬间的静谧——不仅是鱼儿沉溺，或许连流水也为之凝滞。她不仅是一个美丽的符号，更是越国复国棋盘上，一枚温柔而决绝的棋子。画到她的眼睛时，我停了笔。该是怎样的眼神？是溪水般的清澈，还是暗藏了家国忧思的幽深？最终，我留下些许朦胧，如同她的归宿成为千古之谜，留给后人无限遐想的空间。

王昭君

这张纸我留了很多空白。天要高，地要阔，中间一个小小的身影，抱着琵琶。“落雁”的典故，总带着苍凉的弦音。她因不肯贿赂画师，画像被丑化，在深宫数载，寂寞对冷月。当呼韩邪单于请求和亲时，她毅然“请掖庭令求行”，这是一种怎样的决绝？是对命运的抗争，还是对更高意义的追寻？辞行之日，光明汉宫，元帝惊悔已迟。

我的笔用力描摹她衣裙的走势，是逆风而行的飘拂，是义无反顾的姿态。北去的路上，马嘶雁鸣，她指尖流出的乐音，竟使飞雁忘了振翅，翩然坠落。画中的她，眼神望向远方，那里没有故国的春暖花开，只有无尽的青冢黄昏。我的笔触在这里变得沉郁而庄重。

貂蝉

这张画我画了很多阴影。东汉末年的夜晚，月光被云遮住一半。貂蝉大概是四人中最像影子的一位。我甚至不确定她是否真实存在。她拜月时云遮月亮，王允说月亮比不过她，这就是“闭月”的由来。我描绘她侧身站立，脸部一半在光中，一半在暗处。她的美被当作工具，周旋在董卓和吕布之间。史书仅寥寥数笔：“送吕布于秋波，报董卓于妩媚。”然而，这背后是一个女子如何在乱世中以自己的方式寻找生机。

吕布死后，她去了哪里？没人知道。

我的画里，她的裙摆渐渐模糊，消失在黑暗处。好像她从来处来，又往去处去。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就悄然退场。

杨玉环

最后一张画纸铺开，却良久无法下笔。要画杨玉环，似乎总离不开那场极盛的欢宴与猝然的凋零。我最终画了一枝低垂的、盛放的牡丹，花瓣丰腴娇艳，一旁有卷曲的含羞草叶。这就是“羞花”的由来了。而美人，我只画了一个醉卧的背影，这样就不用画她的脸，不用定义那种“回眸一笑百媚生”究竟是怎样的。

然而，所有线条均指向画外那个众所周知的终点——马嵬坡。我在这幅画的右下角，用笔轻轻扫过一片阴影，那是马嵬坡的黄土，也是历史的无情。

四幅素描渐次完成，并列于画架之上。我放下铅笔，手指已被染黑。凝视着这四位女子，千年来，文人墨客不断歌咏她们，戏剧舞台反复演绎她们。我们记住的，究竟是她们真实的悲欢，还是我们自身对美、对权力、对爱情、对牺牲的想象投射？我画的终究只是我的想象。真正的她们，早消失在时间里了。

灯光亮起时，四幅画静静地挂在墙上。她们从遥远的过去来到我的画纸上，或许明日，又将随着我的思绪，进入他人的记忆里。这样的传递，已经进行了千百年。

时光里的大伯（外一篇）

◇ 熊慧青

我的童年是无忧无虑的，也是明亮温暖的。他像浩瀚星海，汇聚百川容纳我，如璀璨星辰，照亮我坎坷的人生。他一生寡言少语，却将最温柔且深厚的爱倾注于我。

我的大伯，是我父亲一母同胞的大哥。我的奶奶嫁给前爷爷后，连续生下三个儿子，前爷爷在我三个伯父还是少年时期，因病撒手人寰。年轻的奶奶带着三个半大的小子穷困潦倒，只能改嫁给我现在的爷爷。后来与我爷爷又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我父亲排行老四。所以准确来说，大伯和我父亲，是同母异父的兄弟。可惜我爷爷也是人到中年便身患重疾，在那个穷苦年代，没有钱请郎中，爷爷的病一拖再拖，最终不治而亡。苦命的奶奶一人带着六个孩子，很难想象当时的她是怎样熬过来的。幸运的是，爷爷去世时，大伯已成年，他毅然挑起家庭的重担，承担起这份沉重的责任。在我儿时的印象中，家里五位叔伯一直兄弟齐心，互帮互助，所以我们这代孩子长大后，才知道我们原来有两个爷爷。

我在家中排行最小，出生时国家已开始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父母均有工作，只能带三个有户口的孩子进城，即我的大姐、二姐和哥哥。大伯为了让我的父母安心工作，义

不容辞地把我领养了过去。用他的话说,只要有一口吃的,肯定先喂给我。父亲母亲依依不舍将只有几个月的我托付给大伯和伯母,带着我的姐姐和哥哥去城里上班上学。大伯自己有一个女儿四个儿子,最小的儿子也比我大五岁。对于这样经济贫困人口又多的家里凭空又添出一张嘴来,我的大伯母显然是不乐意的。但我大伯在家里是说一不二的狠角色,所以大伯母也是敢怒不敢言。

大伯一生重男轻女,我的存在于他而言,简直是谜一样的。我记事以来,大伯一直是个光头,没见过他有头发的样子。因为在家排行老大,重担压身的他不得不迅速成熟。大伯没有念过一天书,十几岁就跟着师傅学摆渡,除了做家里的生产,还要靠摆渡养家。他脾气古怪,性格冷僻,村里人都怕他,觉得他不好相处,所以背地里偷偷叫他“和尚”。然而,正是这样一个在外人眼中极难相处的“刺头”,却将他满腔的细腻与温暖全部给予了我。

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能吃饱穿暖的人家,就已经是富裕的象征了。但我不一样,大伯经常在外摆渡,会在镇里带回来各种新鲜玩意和吃食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大伯从外面带回来几个大油果子,当时我在外面疯玩没回,大伯怕被我四哥偷吃了,就把油果子包好藏在床头的蚊帐里面。结果等我傍晚回来,四哥倒是没有偷吃,却被可恶的老鼠糟蹋得惨不忍睹,更可

气的是连蚊帐也被咬得稀烂。为此,大伯母和他吵了一架。我还记得大伯当时瞪着眼睛吓唬哥哥们说:谁敢偷吃我的东西,他就把谁眼睛挖了!听起来极其残忍的话语,折射出的却是他对我无度的宠爱。

在贫困时期,不要说小孩,即便是大人也很少佩戴金银首饰。但我的脖子却长期戴着一根很粗的银项圈,当时,这应该是大伯家最值钱的家当了。这根银项圈,是大哥出生那年大伯买的,大哥长大就给二哥戴,然后就是三哥四哥,自从我出现在这个家以后,这根银项圈就戴在了我的脖子上,一直不曾摘下。那些年,大伯最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我儿聪明,将来必定要去省城当大官!”在他眼里,我是众多孩童当中最聪慧的一个,所以他坚定地认为我日后必成大器,从而活在自我想象的满足中。他毕生对我满怀肯定与期盼,而我却未能如他所愿,不曾活出半点出息来维护他的颜面。这种无力的羞愧感,让我感觉此生亏欠他太多太多。

童年时期,由于有大伯的庇护,村里没有孩子敢欺负我。一旦我告诉他有人欺负我,大伯会毫不犹豫地严厉惩罚对方,孩子们畏惧他,大人也敬畏他,因此,我的童年过得无忧无虑。

不知不觉到了我该入学的年纪,爸爸妈妈还是想办法把我提前接回城里。那是我头一次见大伯哭。爸爸一边拍着他的肩膀一边安慰他,说在乡下只会害我一辈子,

为了我的将来,他们必须把我带出去。大伯虽未受过教育,却通情达理,最终忍痛同意让我的父母将我接回城里。长大后有一次听大伯母说,我走后那段时间,大伯就像生了一场大病一样,久久没有恢复。其间大伯会来城里看我,有一次,趁爸妈没注意,大伯背着我就偷偷往车站跑。结果被爸爸在半路拦了下来,这种场面说起来甚是滑稽,但回想起大伯当时心里的酸楚,又有谁能体会?

随后我上学了,父亲取下了我脖子上的银项圈,还给了大伯。因为大伯那时候已经有了长孙,父亲让大伯带回去给孙子戴上,保佑他长命百岁。这根银项圈陪伴了我整个童年,如同大伯对我无尽的思念和疼爱,深深烙印在我的一生中。

长大后,寒暑假我也时常回去看望大伯。每次回去听到的必定是那一句熟悉又洪亮的“我儿回来了啊!”。然后他会一如既往地拿出认真包裹起来他认为的“好东西”,悄悄塞到我手上。用他那双充满老茧的糙手拉住我的双手,把我仔仔细细来端详一番。多年以后,这种仅在电视剧中出现的充满年代感的场景,每每令我潸然泪下。

随着年纪的增长,从读书、工作到最后成家,令我分心的事情越来越多,对大伯的关心也越来越少。

这些年,我结婚那年很不巧地遇上非典。之前大伯在老家一直兴致勃勃期待着

来参加我的婚礼,结果就在我婚礼前几天,村里有从疫区打工回来的人,导致全村的人都被封锁,更别提来参加婚礼了。直到第二年,我的儿子出生,在满月宴的那天,我看到从不懂讲究穿着的大伯,居然让村里裁缝提前给他做了一身白衬衣和藏蓝色的裤子,焕然一新来到了我家。同时,还有一根不知花费了他多少积蓄、包装崭新的银项圈。于他而言,这根项圈代表着不仅仅是他的祝福,更多的是他对我这份爱的延续吧。当我看到平常无拘无束的大伯,坐在席面上规矩又小心的样子,说不出来的心疼。他这是在尽最大的努力,维持着作为我娘家人的体面啊!

孩子的成长让我的生活越发忙碌,渐渐少有时间回去看望大伯。偶尔回去觉得他身体还算硬朗,心里便想着大伯应该会长命百岁吧!殊不知,人世间的每一场离别都会让人猝不及防的。那一天,老家来报信说大伯走了……我当时以为自己听错了!我永远记得那一刻,我的心脏像是骤停了一样,握着手机全身僵硬,半天不得动弹。大伯是因为突发了脑溢血,由于他是独居,身边未能有人及时发现,所以等到了第二天,一切为时已晚……

大伯后事办得尤其热闹,倒不是哥哥们要这样的排场。在农村,白喜事办得热闹是大家对逝者最大的尊重与缅怀。我以为大伯年轻时候由于性格原因,应该得罪过不少人,但看到和听到的都是大家在一

起,各自谈起大伯对他们家的恩情:村里谁家最困难无助的时候大伯都会无私伸出援手,从不计较得失。甚至有些人家至今还未还清大伯的人情。这些婶婶婆婆们流下的都是真挚的泪水。我才明白,大伯这一生虽不善言辞,却比任何人都重情重义,表面上看似冷若冰霜的他,内心的善良却是从一而终的。

多年过去,对大伯的这份愧疚始终让我无法释怀。他这一生以我为重并以我为荣,而我却从来无以回报,这种“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遗憾,是我心头终其一生的淤积。于我而言,他的离去不是一场暴雨,却是此生最漫长的潮湿……

掌心的暖流

冬日的雨滴急促地敲打窗棂,在玻璃上漾开一朵朵水花,像极了女孩旋转起来的裙摆,舞上一曲优雅的华尔兹后,瞬间凝成水滴从光滑的舞台上翩然谢幕。

此刻的我,手捧热茶望向窗外的车水马龙。不知是氤氲的雨气朦胧了视线,还是茶水的热气模糊了镜面,窗外的一切显得迷离又梦幻。栾树依旧疏朗,树下依旧是那个卖烤肠的年轻妇女。只是这天,她的背上没有了小娃。只见她麻利地在摊位上支起一把落地大伞后,便开始继续忙活。此时放学铃声响起,她开始接待蜂拥而来的孩子们。

我记得与她初见的情景:在那个不起

眼的摊位前,她穿着一件很随意的深灰色卫衣,胸前隐约可见斑斑点点的油渍,仿佛是生活赋予劳动的烙印。与众不同的是,她背着一个奶娃。母性使然,让我不由得多看了两眼。背上的小娃瞧见了,冲着我咧嘴一笑,露出细密洁白的一排小乳牙。那双清澈的眸子,令我不受控制地走了过去。

我素来不爱吃路边摊,但脚步已至,不买似乎显得不合时宜。等同学们陆续散开,我点了一根烤肠、一份鸡排。当她着手忙碌的时候,我们开始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起来。原来,这是一位外地姑娘,家在安徽,与丈夫是在异地打工时相识,相处两年后便谈婚论嫁,随后生下了宝宝。丈夫一直在外做水电工程,忙的时候半年都不能回家。家中有中风半瘫的公公、身体抱恙的婆婆,和这个嗷嗷待哺的娃娃都需要照料。此时天气寒冷,我站在路边开始跺着有些冻僵的双脚,但她却忙得额头上全是细密的汗珠。我不禁赞叹:“你年纪轻轻,还挺能吃苦呀!”

“这算什么苦?有饭吃、有房住。孩他爸一个人挣钱养家不容易,我也是闲不住的人,能补贴一点是一点。”她带着一张热气腾腾的笑脸看向我:“婆家人对我挺好的!你们这边的人都是热心肠,从不欺生,有啥难处街坊邻居都会帮上一把!”她继续说道:“每次回娘家,公婆都是挑最好的往车厢里塞,娘家人都说我命好呢!”

我不禁对眼前的年轻女子刮目相看。我细细打量：这姑娘不算漂亮，但比较耐看，浑身上下透着一股子旺盛的生命力。她貌不惊人，却藏着一颗坚韧不屈的灵魂。

那天的烤肠和鸡排，我最终没吃上几口。于我而言，买的从来不是味蕾上的满足，而是一种微薄善意后的踏实与快乐。

雨还在下，我突然很好奇她为什么没有背娃。惯性的头脑发热驱使我撑伞下了楼。摊位前还有零零星星几个学生在等候。我一如既往地点了烤肠和鸡排。忍不住问她：“今天怎么没有带娃呀？”

只见她眼睛一亮，笑意瞬间漫过眉梢：“哦，娃他爸现在回家做工程了，再也不用往外跑！”看着那张兴奋的笑脸，我替她高兴的同时，又生出些许心疼。她的同龄人，有的还在父母的羽翼下遮风避雨，而她，已早早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片晴空。

我们身边太多自怨自艾的人，总是抱怨上天不公，却从未想过自己是否拼尽全力。他们宁愿在安逸中等一个未知的定论，也不愿在奋斗中求一个肯定的结果。无病呻吟、斤斤计较，伤人伤己却从不自知。从前的我向来不信“越努力越幸运”的说法，始终觉得运气是捉摸不定的东西，但此刻的我却坚信，幸运从来不是凭空而降的馈赠，而是努力攒下的伏笔，你的每一分耕耘，终会在时光里一一兑现。

很快，她便递上了热乎乎的烤肠与鸡排，两只手在不经意间触碰，一只冰凉如水，一只红润滚烫，瞬间便有一股暖流从我掌心蔓延开来。原本我想传递一份微不足道的善意，却被她掌心的暖流融化了。

印刷厂家属院生活往事

◇ 张海霞

自打我记事起,我就知道我们家住在父母工作的印刷厂家属院。家属院一共有十四户人家,八十多口人,每天从早到晚,都热闹非凡。后来,父亲凭借良好的政治素养和工作能力被选派到部队印刷所工作,我们全家便搬到了部队家属院。但在印刷厂家属院度过的烟火日子,始终是我记忆的起点。

父亲与家的“得”与“失”

父亲工作变动,虽然对当时的母亲和我们兄妹来讲不一定是好事,因为部队印刷所和我家相隔四十余里,刚开始去的时候每周只能回家一次,照顾我们兄妹三人学习和生活的重担全部压在母亲身上。父亲每周日都会尽力安排好下一周的生活,但母亲的辛劳依旧。

不过,父亲到部队工作也带来许多“好处”。每周,他都能从部队买回豆腐、豆芽和青菜,让邻居们羡慕不已,因为那时买菜需要各种票证。逢年过节,还有“精粉”和苹果

供应。过年时,父母用“精粉”给我们做馒头、花卷、包子,我们吃得格外香甜。年三十晚上,我们兄妹三人就挤在床上、盖着被子,看父母炸丸子、炸馍尖儿、炸兰花豆、炒包谷花儿。炸好的东西一出锅,便喊我们去吃。吃的时候,兄妹三人还要斗嘴,生怕自己吃少了一口。年前买回的一筐国光苹果,被父亲锁进一个大木箱,每天定量取三个,让我们细水长流地吃到三月。

家属院的热闹时光

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上午十点,家属院就热闹起来了,各家各户的孩子就开始淘米、摘菜、洗菜,为十一点半下班的父母准备午饭。不怎么会做的就去问年纪大的孩子。那时候烧灶做饭,我家灶边因安装了一个小风鼓,又烧从部队拉回的锯末,比别家省力些。母亲常上连续班,中午仅休息半小时。我们往往先把饭煮到断生,沥干再蒸,留下的米汤加点糖,便是最好的饮料。等母亲下班后匆匆炒好菜,吃完饭赶去上班(单位和家属院只有一墙之隔),将厨房收拾干净便是我们的任务。

夏日中午,孩子们会聚在幼儿园教室外的空地上,一排排坐着吃饭,比谁不掉饭,比谁吃得干净,还互相换菜吃。喧闹声常惹恼印刷厂的赵书记——他午休时需要安静。他会采用泼水,甚至在树上抹油漆的方式来驱赶我们,我们便和他“声东击西”,常常把他气得够呛。如今想到他那胖

乎乎的模样,竟有几分可爱。

夏日晚上更是热闹。晚饭后,父亲会用敌敌畏溶液在屋里屋外喷洒,再在搓衣板的背面点上粗粗的、白色的蚊香。各家把竹床搬出,擦洗得干干净净。大人给孩子洗完澡,扑上爽身粉,往竹床上一放,蒲扇轻摇,凉风习习。最后,一张竹床上能睡三四人,整个院子的人都在谈天说地、开心唠嗑,条件稍好一点的看小人书。那时候似乎没有辅导作业的烦恼,直到晚上十点,人声才渐渐散去。

方寸之间的智慧与温情

我们家五口人,住房面积狭小。我直到长大,还和哥哥挤一张床。据说因我睡相不好,哥哥曾在我睡着后,用绳子捆住我的脚。为改善住房条件,父亲带头在我家房子对面盖起了小厨房和柴火房,他自己拖土坯、砌墙、做门窗,用葵花秆做房梁,用油毛毡铺顶,接上水电,垒好灶台,小厨房和柴火房就盖好了。家的空间顿时宽敞许多。邻居们纷纷效仿,都盖起了自家的小厨房、柴火房,就这样我们一直住到搬离那天。

邻里的面孔与回响

家属院十四户人家,八十多张面孔,有些已模糊,有些却刻在心底。

我家的左边住着龚叔叔、闵老师一家。龚叔叔是单位领导,有些傲气。闵老师是

印刷厂幼儿园的老师,我们都很怕她。他家老三世民哥和我同年,人非常聪明,学习成绩也好,特别是打扑克牌,他能够算到每个人手里有什么牌,很难有人能打赢他。自我搬离家属院,就再没见到他。大约十年前,他不知道从哪里找到我的联系方式,就和闵老师一起从武汉到黄石来看望我和妹妹,才知道是想我为其外甥说媒。虽未成功,但情意难忘,唯愿他们一切安好。

我家的右边住着袁伯伯、金嬢嬢一家。他家的建敏姐很会持家,每次洗了菜她都会和我说,“海霞,你看我洗的菜,颜色非常好看,菜洗干净了,但菜叶没有被揉得乱七八糟。”我和建敏姐学会了好多做家务的方法。还有一次我问她,为什么衣服晒干了以后,颜色没有在水里好看?建敏姐和我说,那是因为“有钱难买水中色”呀。这些朴素的生活美学,我至今记得并学会了欣赏。

住在最西边的是周伯伯、孙嬢嬢一家。他家有三个姑娘。那时孩子们经常为了一点小事就打架。我们两家孩子只要一“开战”,周伯伯就会很生气地到我妈面前告我哥的状,说我哥一人打他家三个姑娘。有一次,我很生气地回怼他,“你怎么不说你们家三个姑娘打我哥一人呢?”他顿时语塞。自从我们搬走后,我再未见过周家三姐妹,心里很是想念。周伯伯名“有福”,听说他和孙嬢嬢现在都快九十岁了,都健康地活着,真是“有福”呀。

还有贾伯伯一家。我们关系很近,两家曾想撮合我哥和他家老三,但我哥看上了我嫂子,他们最终缘分未至。后来我侄子出生,他家老四世国哥非让孩子喊他“大舅”。如今我每次回老家,都会想办法和他们见上一面。

余音与愿望

时间如白驹过隙,一晃几十年过去了。1985年我离家上大学,毕业后就在黄石工作、生活、定居,回老家也是住在部队家属院,与印刷厂家属院的老友渐少重逢的机会,但在印刷厂家属院的这些记忆始终温热。

2026年我有一个愿望:想把十四户人家再聚起来,聊聊这些年的生活、工作、孩子,聊聊我们对追求美好生活不变的向往。虽然,这事很难。

印刷厂家属院的生活一直是我内心最温暖的记忆,也是我心底最柔软的角落。直到今天,我的老家老河口市,许多小区门口仍挂着“某某单位家属院”的牌匾。

你若不信,欢迎去看,老河口市欢迎您。

新诗选刊

wu cai shi
modern poetry

- ◇查老师来电话 / 胡晓光
- ◇观江记(外三首) / 胡耀文
- ◇蝶影田野:乡村女性诗章(组诗) / 胡咏梅
- ◇时间开出个偏方(组诗) / 刘国安
- ◇镜中(组诗) / 黑 马

查老师来电话

◇ 胡晓光

初冬日
暖洋洋的下午
突然接到查代文老师电话
他是极少打电话的
我怕有什么事
又不敢明问
老人开口问我
你在武汉还是在黄石啊
我说我在武汉
他接着问
你最近写诗了吗
你现在的诗蛮有味的
跟别人不一样
我喜欢
要多写啊
你还年轻
我答
还在写啊老人家
但我也不年轻了
已经六十二岁了

我本想说跟他大儿子查生中是同年的
怕刺痛丧子的老人
就把到嘴边的话咽了回去
查老师说
跟我比起来,你是年轻人
我都八十五了
查老师又问
原来铜山口矿写诗的那个胖子叫什么啊
我说叫古清生,我们经常叫他古胖子
他说是的是的想起来了
听说他在神农架体验生活在
我答
是的,他长住神农架
好像是在那里建了一个农庄
我问他
您找他吗
他说不找不找
就是问问
我记得他前年说患了肺气肿的
还记得问我要了一个方子

我就问他肺气肿的病好些了没
他说去年把烟戒了
现在好多了
我说
那好啊
我戒烟十多年了
我还跟他说
向天笑那么大烟瘾也戒了
烟真的不是好东西
他连说是的是的
我问他现在住在城里还是乡下
他说他现在就长住老家查和泗
请了一个人照护
城里实在是呆不惯
查老师还提起了我早逝的父亲
还清楚记得我父亲的名字
说起来
他比我父亲还长两岁
按乡下礼节
我应该称他老伯
他还记得我父亲去世时
他和柯尊解,胡燕怀两位老师一起去
我家祭奠过的
他又提到《散花》杂志的耿修学老师
他记得他比耿老师大一岁
越聊越有兴致
老人家中气十足
电话打了十多分钟
查老师还说
行得么事哈

就是打个电话问问你
我连忙接着问一句
查老师,真没什么事赛
他答
真行得么事
他接着说
我挂电话了
我嘱咐他多多保重身体
春天回去看他
望着电话我愣了好半天
我想着查老师为什么要给我打这个
电话
真的没什么事啊
我想到了
老人家可能是太孤独太寂寞了
都是写诗的人
我应该能想得到
确实应该时不时去看看他
至少要经常给他打打电话
他是所剩不多的父辈老人了
是,是“我们诗歌的父亲”(刘益善句)
这样细细想
我突然流下了泪水

观江记

(外三首)

◇胡耀文

江水平,江面广。苍茫正离我
远去。站在黄石江滩公园
临空的视线抓握不住重点。
高耸的朝阳阁就在面前
但是封闭状态,无法登临。
据说,长江大桥也要关停重建
通车转到黄石二桥。
有三支钓杆伸向江湾,钓鱼的人
不知道在哪里,任由
鱼漂,在水面沉浮。
一只轮船在江心缓慢地行走着
看不见水花翻涌。当它
从远处消失,就像不曾出现过一样
就像善忘的历史没有留下记录。

作品 D 号

沿着港南路步行回家。
这是个阴天
太阳也需要休息。光线在傍晚
像收拢的渔网,将所有人
都笼罩在它的阴影里。
我见到了第一个熟人,她刚下班
骑着电动车去小学接放学的
孩子,明天她的小孩要去市里
参加绘画比赛。行走中
我又见到了熟人,这是一对夫妇
他们有共同的白色的头发,有
对我笑着时凌乱的皱纹。他们是去
散步,像定点的闹钟,准确
而且坚持。仿佛规矩一定
要他们来遵守,否则,天就不会黑
明天,是的,明天就不会到来。

老榆树

这是一棵老榆树。它的老
是刻在年轮上的,是粗枝大叶覆盖的
光景。我们见到它时,它倾斜的身体
就站在黄石造船厂废弃的旧址旁
看起来,正是对应的景象。
风,将人行道上的落叶,吹过来
吹过去,总在离我们很近的地方打转。
这满地黄叶,像从
历史岁月中突然返回的远人。
我们在它的荒凉中,要怎样
去凭吊一个消逝的时代。

斜坐

在这里:
一方小书桌,一把木质靠背椅
都是硬的,和我渐老的身体一样
窗外是换绦园,是能给我带来
短暂柔软的地方——
有一群跳舞的女子,谈不上优美的舞姿
也有某个节点能打动我,让我
从写作中抬起头来。
在我清贫的生活里,单调时间
如尘封的标本,早已禁锢了
泛滥的内心。坐着
已属不易。比起舞者,我能调整的
姿势有限,身体与桌面
形成45度角,刚好能够看见她们
——虽然
她们已经不在那里了。光秃秃的园子
没有鸟雀的叫声,只有几棵
合欢树,保持着列兵模样的队形
在冷风中,晃动着骄傲的身躯。

蝶影田野：乡村女性诗章（组诗）

◇ 胡咏梅

蝴蝶的重量

从油菜田归来的路上下雪了
她瘦弱的脚印踩在田野
像一只破茧的蝶

没有人会在意看她
尽管她年轻时好看
可当她经历变故后成了傻子
土地是母亲留给她的
破屋也是母亲留下的

今年是丰收的一年
桔子卖了二千元，菜也卖一千元
母亲走后第二年
她不孤单，不迷茫
锄头和土地成为她每天朋友
田野的蝴蝶和她一起奔跑
她是最灿烂的那只

大雪

她是一位渔家妇人
所以她身上有鱼腥味
漫天的雪也没有嫌弃她
又到了卖鱼的季节
她骑着麻木车沿路叫卖
雪让她模糊了双眼

她十分珍惜现在的生活
和丈夫复婚一年了
记得十年前离婚那天也是大雪
她泪流满面在雪地爬行
后来，去了武汉，开个小店
过着担惊又受怕的单身生活

她望着大雪，一点也不怕
丈夫和两个儿子在家等她
柴火灶上的香味在等她
她庆幸自己终于躲过命运中的雷
她要为自己的小家多卖些鱼
才对得起在渔池冻僵的男人的双手

木桥边的光

母亲弥留之际
女儿蜷在床角
任母亲折磨自己

她死后能带走什么
能带走田野的稻谷
还是灶上的香馒头
是那几件旧衣裳
还是她的老屋

女儿思量着自己悲惨的人生
忽然觉得那些疼轻了许多

这世上唯一暖她的光要熄灭
拉着母亲的失温的手
黄昏的光从指尖穿过安祥

立 秋

一场雨赶走了暑热
园子的丝瓜正结着青果
秋香婶正在荷田打莲子
她又摘下肥嫩的红苕尖
摘下几个大南瓜
把这些宝贝装上麻木车
然后用一块旧床单布盖好

她是这个夏天最忙的人
每天都开麻木去黄石卖莲子和菜

天旱的时候她们接通了水库的水源
整个夏天都在抽水保荷田
最近雨水多了起来
忙碌的抗旱工作要结束了
秋天的雨水像一杯秋天的奶茶
秋香婶跃上麻木车
骑士一样把车开往远方

轻

他在田间卖力扯草
身体躬得很低
手下的动作,像一种弥补:
为自己过去曾骂过女人
甚至动手打过她
他的步伐比女人要轻快一倍
看她的眼神
像荷田里柔软的湿泥
声音也由粗鲁变为轻
风穿行在他们之间
有时候他们对视一笑:
仿佛同时想到一件有意思的事
有时他停下来等她
背影在田间像一副油画
他们不常交流
语言过于紧,这一刻
村庄静谧。他们在乡野的大里
体会一种小
那仿佛来自生活的细节性的东西

时间开出一个偏方 (组诗)

◇ 刘国安

进化论

猪笼草编织的迷宫
一只林鸱,伪装成一根树桩
锈迹斑斑的邮筒
俨然庄稼地里的稻草人
鸟儿的眼里无计可施
互联网成为钢铁侠
闹钟和计算器纷纷下岗
牛皮纸、无酸纸
多道工序打造的皮囊
不再装有成长的历程
剧情在夜幕下上演
溢出的流量撤开封条
物体间存在万有引力
时间开出一个偏方
档案袋的背面
“此页无正文”

容积率

钢筋水泥均速组合
茂密城市森林昼夜生长
脚手架搅拌机交织的声响
与汗水映射形成对照
楼层系数与空气的稀薄
达成某种置换
采光演化为奢侈参照
广场舞被一场暴雨淋湿
草坪上单车和口罩散落一地
时间的边界不断重叠
城市毛细血管正在扩张
月下潮汐一夜沦陷
心理阴影面积等待求证
母鸟风尘仆仆地归巢
所有雏鸟都张开
讨食的嘴巴

不等式

台下有千军万马
台上对应一支话筒
约等于一个剧场的人体口腔
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舌头与牙齿的较量隐藏很深
洞穴中无数工蜂不停作业
雄蜂有雄蜂誊写的格式
蜂王自有蜂王的权威
河面上掷投一块小小瓦片
溅起一连串省略号
水流夹带一些枯枝或者败叶
电闪雷鸣将时空因式分解
分子和分母在力求某种平衡
欲望,没有化简的假分数
气球鼓鼓胀胀
最后输给一枚针尖

公约数

米筛簸箕形影不离
星星喜欢与夜色为伍
鳄鱼在赌那条河流
角马在等一场季风
沙漠上屎壳郎拼尽全力
滚着粪球
风滚草静静地躺在一角
等待一场暴雨
牛背上八哥在搭车觅食

蜜蜂辛勤地传递花粉
阳光空气青草雨水
生存法则的某个交集
奔跑马不停蹄
杀戮每时每刻都在发生
鬣狗与兀鹫共享一顿腐肉
这是它们默许的
公约数

回头浪

乌云板着脸孔
海鸥在桅杆上低空盘旋
一只锚带着手铐
趴在船头喘着粗气
岁月之盐从海底被裹挟
一个劲地向岸上冲击
一股巨浪袭来
又不分青红皂白
向着相反的方向回转
吞噬的岩石与裸露
被吐了出来
收缩拳头,屏住呼吸
后浪发起了再一次进攻
墙倾楫摧,抑或风平浪静
无数的回头浪警示我们
要时时刻刻摸清
大海的脾气

镜中 (组诗)

◇ 黑 马

镜 中

窗外无声,窗内有山河
文竹漫过白虎位,像漫过一段旧史
它不言语,只把阴影铺得很淡

我触摸镇纸上的花纹
像触摸一轮早已沉落的月亮
人间圆满,不过是一块石头的耐心

财库二字,藏在器物之下
如同真理湮没于众声喧嚣之中
我端坐,如同一页未被翻动的经书

时光在案头缓慢移动
我不追问来路,也不预言去处——
静下心来,仿佛最大的秩序

慢的修辞

阳光移过桌面,很慢
像一个人在回忆里,轻轻走动

文竹的枝条轻轻晃一下

不是风,是时间松了松手
玉髓微凉,它接住光
也接住我偶尔走神的片刻

器物在沉默里欲言又止
镇纸守着字,金蟾守着微光
铜钱草,看守着那一汪小小的水域

我被安置其间,仿佛一个停顿
世界一再被放慢,被折叠
被安放在这张不大不小的书桌子上

此 刻

鼠标滑动,手指像在时光里摆渡
手机在一旁充电,电流无声
像世界被悄悄设置了静音

水杯、笔筒、书本、收纳盒
都在自己的位置上,安静如旧
我看着它们,像看着多年前的自己
朴素,安稳,不慌不忙

文竹茂盛,在右侧静静生长

它把远方拉到眼前
又把眼前推向远方

其实,最深远的风景不在别处
就在这一方小小的
被我日日夜夜守护的微小的人间
如果此刻,你愿意——

山河风骨

微山湖,把苏鲁分成了邻座
西岸的风,比东岸更硬朗一些
它吹过刘邦的佩剑
也吹过九里山、青墩寺、晓明楼
吹过人世间最朴素的炊烟

苏北以北,仿佛展览一部活着的史书
每一座城,都有汉风的温度
每一片水,都藏着未凉的热血
那些站立在时光里的芦苇
仿佛一个个久违的乡亲

古战场没有碑,却是山河的脊梁
一条秘密交通线留在了故乡的风里
风吹不散、水冲不走的气节
只在朴素的大地上
把头颅埋进了浪涛和硝烟里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白云落进微山湖
汉风刻在大苏北

一片叶子,能托起一段荒烟蔓草的年代
一捧泥土,只盛一段春秋
那些远去的身影
也许并未走远

他们化作风,化作雨,化作清晨的第一
缕光

照在这片沉静的土地上

古战场安静了
那些刀光剑影化作了鸟鸣
那些炮火连天化作了炊烟
老槐树下,故事还在继续

抚摸每一个古老的村落
在每一次斜阳回望历史的一瞬间
突然让人站立起来
仿佛触到了未泯的热血

风雅诗词

wu cai shi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张志平楹联选(40首)

张志平楹联选(40首)

张志平，湖北鄂州人，出生于1966年。古典诗词楹联爱好者，尤好楹联创作。曾获2018年度、2020年度中国对联创作奖，作品入选《2018年度中国对联佳作三百副》(中国楹联学会编辑)和《中国对联佳作精选》(中国楹联学会编辑)。连续获得第三届至第八届中国对联甘棠奖。

自 题

贪闻兰气窗当涧；
乐听松声榻对山。

无 题

残月似眉无计扫；
远香如梦不堪留。

无 题

花是春前盟约客；
月如世外苦行僧。

无 题

昵戏棘萝丛，未损缠绵，蝴蝶因谁迷一梦；
移春花木外，独馀憔悴，杜鹃劝我到三更。

戏 题

久不降甘霖，汲井浇花，权当是替天行道；
今犹沉苦海，拾荒换米，也应该为国分忧。

野 居

泥落便知新燕戏；
鸟惊忽见故人来。

重阳遣怀

斯世更无求，闲对青山消永日；
余生多有幸，又陪黄菊过重阳。

峒山招隐寺

水云迷渡，蛇鼠横行，问当年碧峒新筠，曾省识有明骨节；
梵宇庄严，莲花摇曳，携今世红尘旧雨，远来参无上菩提。

药

采自云根石罅，期能祛病延年，问谁负
炎帝初衷，黑幕勾连深入局；
纵然麝粉龙丹，难愈膏肓骨髓，见多少
人间遗恨，黄金散尽不回天。

沙 画

惊沙形胜，画饼楼台，谁凭弹指成，难
尽述万千气象；
人海潮消，欢场灯上，事了拂衣去，剩
可怜一片江山。

油菜花

山河犹困顿，欲起沉疴，早将风雨三千，壅培花事；
蜂蝶又癫狂，何销宿债，且把金钱十万，买断春光。

游木兰山

吾辈本庸民，都只因文字渊源，重访将军故里；
斯人真烈士，方能令湖山形胜，长怀赤子忠心。

拟荀卿吊孟轲

圣教幸三传，贤母累三迁，每相谈生义民君，吾道同瞻新月朗；
仁心归一脉，礼仪争一辩，欲再论本初善恶，孔门忽报大星沉。

拟白居易挽元稹

待字佳人，校书知己，弃扇负心多，问当年锦帟离思，凭吊九原，涕泪何堪誓沧海；
官曹放逐，僚幕淹留，飘蓬谪宦老，叹此后乐府唱酬，空馀一白，江湖谁复顾香山。

西瓜

胭脂瓢汁，翡翠皮囊，霜雪冽冰盘，但防他诡恶人心，田垄独行休纳履；
赤日黄尘，炎风流火，肝肠冷玉液，懒看那艰难世道，林丘高卧漫和衣。

广济桥

胜迹开凤城，醉眼中虹腰船筏，雁齿亭台，三千里浪急波寒，锁钥关梁怀古渡；
游珂过龙塞，愁肠外雪拥云横，鳄藏犀走，八百年山遥水阔，衣冠人物忆前贤。

即景

侧耳听溪声，漱玉鸣弦，四面秋山新过雨；
开轩延竹韵，深根高节，一庭明月晚来风。

岳麓书院

兰蕙溢清芬，若非名山事业，沧海才情，何以令七二峰驻足？
光阴垂太古，唯此洙泗源流，湘衡灵秀，方可激九千叠迴澜。

荼蘼花

风雨浓时，听间关莺语，幽咽鹃啼，心事焉同花事了？
芳菲歇处，看蝶梦愁深，烟丝醉软，蛾眉不共柳眉新！

青花瓷

垂世赖清名，钦素胎守洁，丹火锻刚，苟撞南墙犹玉碎；
立身惟大雅，怜远岫含烟，轻云隐月，莫遗史海作珠沉。

牡丹亭

绮梦堕痴缠，遍游十二亭台，算湖山石畔，芍药桥边，无非是误人者红尘，撩人者春色；

芳魂羁苦恋，细想万千恩爱，任鸿案鹿车，连枝比翼，终莫过所求也泡影，所得也泪痕。

秋雨夜感怀

瓦鸣三日久，凉气逼书帙，惊瑟瑟庭前，一雨一寒摧寸草；

心挂五更迟，秋声到梧叶，想垂垂堂上，半安半病老双亲。

春风

暖气自宜人，渐岭上寒消，犹添得数点新雷，一犁甘雨；

春晖偏厚我，恰江南绿遍，更迎来梁间燕侣，竹外桃花。

古琴台

风月自悠然，对流水高山，且漫言愚者智者；

人琴皆已矣，逢知音解语，原毋论大夫樵夫。

题陈圆圆墓

翘首望江南，纵云海千重，犹较胡天青冢幸；

推心伤蜀道，叹恩波百叠，独怜汉主白头空。

黄石磁湖湿地公园·玄真舫

泛宅是何年，对当空明月，出岫闲云，瘦影堪邀谁共饮？

垂纶知旧日，任西塞潮平，南湖水涨，虚舟不与世同流。

许我一片田园

描成百合图，培兰桂一庭，临水稻梁，傍山梓舍；

许作千秋计，并诗书几卷，贻诸子弟，慰我襟怀。

秋雪庵

翠色欲沾衣，雾锁碧城，闲吟柳絮春如海；

秋声频入梦，烟笼芳甸，醉卧芦花月满船。

千里江山图

皴染试新题，最堪怜饿殍遍野，胡马窥边，长遗画士心头恨；

堂皇夸杰构，又忍见匝地江声，连天山色，留与君王井底看！

题螳螂

高谈误浮世，未敢沉沦，故诛蝉噪蛩喧，聊襄天地开生气；

怒剑赴危途，自甘殒灭，堪笑弹珠窥雀，竟为皮囊动杀机！

麻雀

生死见谁怜，陇头篱畔，争食争飞，犹未防夺命鹰拳，戕身蛇口；

林泉随处好，檐下花前，任来任去，几曾美官仓狗鼠，廊庙鹓鸿。

洱海

重来但爱湖山，对鳞波万顷，蟾影一空，幽绪忘于鸥梦外；

此后莫言风月，知玉管歌阑，霓裳舞罢，相思泊在彩云南。

题迎春花

怕言春日佳，领三千花事，百啭莺歌，秀色摧心同柳絮；

始信东风恶，对残萼如痴，落英成雨，芳魂遗恨到荼靡。

黄州遗爱湖

行至水穷，算来春雨梅花，天下西湖堪一半；

坐看云澹，若论秋风月色，扬州桥畔让三分。

恭贺黄瑞云老先生九秩华诞

应作有缘观，翰苑垂光，偕一座后来，喜见灵椿绥福履；

偶存非分想，兰阶叨教，倾十年早酿，忝同玉树祝期颐。

天姥山

偶作披发游，见云山似画，涧水如琴，方知一派清嘉，妙浮天汉；

久为折腰累，赏鸥鹭忘机，松筠可意，且把三千弃掷，醉卧蓬壶。

荆山玉

白石本无辜，怪谁将珙璧雕成，惹三千年烽火狼烟，未休逐鹿；

苍生如有幸，从此作碎珠撒去，化九万里清风甘露，度尽哀鸿。

贺荷花生日

红妆点璧，翠盖摇珠，阆苑庆芳辰，为谁六月华筵，最怜皎皎花，晓风扶绰约；

彩蝶迷香，锦鳞吹浪，瑶池宴今夕，对此一隅净土，来赏田田叶，夜雨听琳琅。

拟诸葛亮挽关羽

一恸哭君侯，最堪钦封金挂印，单骑重关，忠义贯千秋，又谁料青龙折镗，赤兔陷蹄，噫，襄樊惨烈心犹壮；

再悲是吾主，记当年盟誓桃园，垂恩茅舍，死生临百战，到如今未取西川，先亡南郡，唉，蜀道艰难意不休。

题天然寺

莲向水中开，合山谷东林，俱是修行寓馆；

佛从心上觉，凡洛滨西竺，无非业报归途。

文化观察

wu cai shi
cultural observation

◇爱的絮语 / 皮文龙

爱的絮语

——翁想想《写给儿子的“情书”》再读记

◇ 皮文龙

当陈慧老师风尘仆仆地叩开翁想想创办的女人花读书会大门，两位女性相对而坐的瞬间，时光仿佛在那些泛黄的信纸间静止。原央视《半边天》的资深编导，此刻只是一个渴望聆听母亲心事的记录者；而作家翁想想，也不过是一个想把爱说给儿子听的普通母亲。这场跨越千里的对话，让我们得以重新审视那封打动了无数读者的“情书”——它不仅是墨迹与纸张的结合，更是一个母亲用岁月熬煮的心灵絮语。

看完这一访谈画面，我思绪万千，重新翻开翁想想的《写给儿子的“情书”》，仿佛推开一扇通往母亲心扉的窗。那些质朴的文字中流淌着最真挚的情感，字字句句都是时光沉淀的印记。这不是一封简单的书信，而是一部用爱写就的成长史诗，记录着母子之间那些无法复制的珍贵瞬间。

“记得你第一次学会走路时，像只笨拙的小鸭子，摇摇晃晃地扑进我怀里。”这样的表述在文中随处可见，翁想想用细腻的笔触勾勒出孩子成长的每一个重要时刻。她像一位耐心的画家，将那些看似平凡的日常描绘得栩栩如生。“你五岁那年，把幼儿园发的饼干偷偷藏在口袋里带回家，说要留给加班的妈妈。”这些细节在别人眼中或许微不足道，但在母亲心里，却是最珍贵的宝藏。她的文字里没有华丽的修饰，却能让读者真切感受到那份沉甸甸的母爱。

在记录孩子成长的同时，翁想想的文字也流露出母亲特有的矛盾心理。“看着你背着书包头也不回地走进校门，我既欣慰又失落。”这句话道出了天下母亲共同的心声。她渴望孩子独立，却又怀念那个依赖自己的小身影；她为孩子每次进步而骄傲，却又为他的渐行渐远而暗自神伤。“昨晚整理衣柜，发现你小时候的连体衣已经小得不可思议，这才惊觉你已经长得这么大了。”这样的感慨里，藏着多少母亲才能体会的复杂情感。

翁想想的“情书”中，最动人处莫过于那些欲言又止的牵挂。“天气预报说明天要降温，不知道你有没有带够衣服”“最近工作忙不忙？记得按时吃饭”——这些看似琐碎的叮咛，都是母爱最真实的表达。她不会直接说“我想你了”，而是用“阳台上的多肉又长出了新芽，你什么时候回来

看看”这样含蓄的方式，传递着深深的思念。这种克制的表达，反而让情感显得更加厚重。

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中，翁想想也记录着自己的蜕变。“以前总想着要为你遮风挡雨，现在才明白，有些路必须你自己走。”这句话充分展现了一位母亲从保护到放手的成长历程。她的文字里没有居高临下的说教，只有平等的交流与分享。“昨天看到你在厨房尝试做菜，虽然把盐当成了糖，但我还是吃得很开心。”这样的叙述中，我们看到了她对孩子独立尝试的鼓励与欣赏。

这封“情书”最特别之处，就在于它超越了时间的界限。“等你长大后再看这些文字，或许会笑妈妈太啰嗦，但我还是想把这些都记下来。”翁想想不仅是在与现在的儿子对话，更是在为未来的回忆留存凭证。她清楚地知道，这些文字会在岁月长河中发酵，成为母子间永恒的情感纽带。“将来你也会有自己的孩子，到那时，你或许就能理解妈妈现在的心情了。”这样跨越时空的对话，让这封“情书”具有了更深远的意义。

翁想想的文字魅力在于其真实的力量。她不会刻意美化生活，而是坦然记录养育过程中的各种滋味。“上周你顶嘴时，我气得整晚没睡好，但第二天看到你偷偷放在床头的道歉纸条，又忍不住笑了。”这种真实的矛盾心理，让读者看到了母爱的

立体面貌。她的文字就像一面镜子,映照出亲子关系中最本真的状态。

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翁想想这封“情书”更像是一剂良药,提醒我们要放慢脚步,珍惜眼前人。“以前总盼着你快点长大,现在却希望时间能走慢一些。”这样的感慨里,是对当下每一刻的珍视。她的文字教会我们,最好的爱不是轰轰烈烈的表白,而是日复一日的陪伴与理解。

这封“情书”的结尾处,翁想想深情的写道:“不管将来你走得有多远,飞得多高,记得妈妈永远是你最坚实的后盾。”这句话凝聚了天下母亲共同的心声。她没有过多的期许,只愿做孩子永远的避风港。这种无私的爱,正是翁想想文字最打动人心的地方。

读完《写给儿子的“情书”》,我们不仅看到了一位母亲对孩子的深情,更看到了生命传承的动人图景。翁想想用平实的语言,将那些说不出口的爱都化作了文字,让这份情感得以永恒。在这个容易遗忘的时代,这样的文字提醒我们:爱不仅需要表达,更需要记录。因为唯有被记录的情感,才能在时光的长河中永不褪色。

当我们合上这封特别的“情书”,耳边仿佛回响着翁想想温柔的声音:“宝贝,妈妈可能不完美,但爱你的心永远不变。”这句话,或许就是天下母亲最动人的告白。在这份爱面前,任何华丽的辞藻都显得苍白,唯有真挚,才能直抵人心。

黄石市文联 2025 年大事记

1月9日,由市文联课题组报送的课题《“文艺倡廉”打造廉政教育新模式——以我市文艺界党员干部开展纪律教育和警示教育为例》获2024年度全市机关党建调研课题三等奖。

1月11日—12日,市书协主办的备战全国第二届书法小品展第二期培训班在海观山宾馆开班。

1月14日,春运首日,根据湖北省文联和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的统一部署,黄石文联联合大冶市、阳新县文联在黄石北站、大冶北站、阳新站同时开启“强基工程”新春特别行动“文化列车千里行”文艺惠民活动。

2月12日,市舞协组队参加央视春晚和元宵晚会,由湖北师范大学音乐舞蹈学院的青年舞蹈演员和市舞协主席团成员组成的80人舞蹈团队绽放异彩。

2月12日,“盛世梨园庆元宵”——2025年黄石市元宵戏曲喜乐会在市群艺馆剧场精彩上演。本次活动由市文联、市

文旅局联合主办,市戏剧曲艺家协会、市群艺馆承办。

2月22日,市摄协在市图书馆举办“冲刺2025年国展、省展”摄影培训活动。

3月3日,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王玲到市文联调研,部分县(市、区)文联、市直文艺家协会负责人、市文联机关全体干部参加座谈。

3月15日,黄石市文联六届三次全委会暨第四次主席团会议召开。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玲出席会议并讲话。

3月22日,国内首部以湖长制为题材的电影故事片《湖长》在大冶刘通湾举行开机仪式。

3月23日,新疆自治区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熊红久一行来黄石开展乡村文艺与乡村产业融合调研。省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王永平,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玲等参加调研。

3月27日,由省文联、省舞协主办,湖北师范大学音乐舞蹈学院、市舞协承办第

三期“荆楚舞蹈人才培英计划”成果展演在湖北师范大学水上莲花大剧院上演。省文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张士军，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玲出席活动。

4月1日，第七届兰亭书法双年展兰亭雅集42人展在绍兴市兰亭景区开展，黄石市文联副主席、市书协主席蔡克能作为入展作者出席开幕式。

4月6日，由市书协、市书协隶书专业委员会承办的隶书专题公益培训活动，在湖北理工学院书法研究中心举行。

4月12日，由中国书协与上海市文联联合主办的全国第二届书法小品展览评审结果在上海揭晓，黄石市文联副主席、市书协主席蔡克能行书作品《录山谷题跋三则》入展。

4月14—22日，由湖北省电影家协会秘书长胡瑛带队，青年导演邓亮宏、青年编剧李谦等导演、编剧、画家一行12人组成的采风团，深入黄石的街区、厂矿、乡村开展创作采风，为后期短片拍摄取景并收集素材，8月份在北京开展路演，《矿上开花》《前方盲区》两部短片入选。10月31日至11月4日，两部短片导演、编剧再次来黄采风，重点聚焦剧本落地场景、人物专访及视觉空镜补拍，确保短片进入拍摄阶段前完成前置素材采集与版权确认。

4月19日，市作协“走乡村·环大冶湖”系列采风活动2025年第三站走进开发区·铁山区大王镇。

4月25日，由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市文联主办，市歌舞剧院基层服务“文艺特派员”培训会暨“黄小石 公益+”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启动式在西塞山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举行。

4月25日，全省文联组联工作会议暨组联干部培训班在孝感举行，黄石市文联作为三家市州文联代表之一作经验交流。

5月8日，市文联召开文艺网宣座谈会，邀请殷海霞、徐玉斌、胡冰、陈海明等近20余名专兼职网络平台从业者、新媒体行业代表参加座谈。

5月15日，咸宁市文联党组书记、作协主席杨志文率咸宁市文联、县(市、区)文联及市直文艺家协会代表来黄，围绕“文艺志愿服务活动 and 基层文联组织建设工作”开展考察交流。

5月17日，由省作协小说创作委员会、市作协举办的2025年湖北省作协现实主义小说创作笔会暨小说改稿会启动式在黄石市磁湖山庄举行。省作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古新功等人出席。

5月24日，由市文联、市文旅局主办，市音协和市群艺馆承办的“琴声里的中国故事——中国钢琴作品导赏音乐会”在市群众艺术馆小剧场举行。

6月26日，市文联召开“弘扬三大精神 助力支点建设”专题座谈会，深入学习“大别山精神、抗洪精神、抗疫精神”，动员

全市文艺工作者以文艺力量助力湖北省“建成支点、走在前列”战略目标。

6月27日,第12届黄石市摄影艺术展评选工作结束,150件作品入选,其中等级奖作品55件,优秀奖作品95件。

6月30日,2025年湖北戏剧牡丹花比赛终审揭晓,我市青年演员柯小卉凭借阳新采茶戏《逼休》《腊米树下》、程聪凭借阳新采茶戏《小莉养豚》《打神告庙》双双摘获2025湖北戏剧“牡丹花”奖。

7月2日,由市直机关工委主办,市政协文史委、市文联承办的“清风墨韵·廉润初心”市直机关廉政书画展在磁湖书吧开展。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汪岚宣布书画展开幕。

7月12日,全省首个国家级“文艺两新”集聚区在黄石实践基地在华新1907文化公园揭牌。活动期间同步举行了湖北省“文艺两新”成果展示展演,湖北省“文艺两新”工作座谈会,湖北省“文艺两新”培训班和“文艺名家黄石采风行”活动。中国文联国内联络部主任冀彦伟,湖北省文联主席杨俊,省文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张士军等出席。

7月20日,由市文联主办、市舞艺协等单位联合承办的第八届黄石舞蹈艺术节暨“幸福苑”杯社区文艺活动颁奖典礼,在市群艺馆举行。

7月25日,市文联召开黄石文学艺术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田华等8位电

影艺术家重要回信精神座谈会,部分文艺家及县(市、区)文联代表参加座谈。

8月1日—4日,江苏省常州市摄协与黄石摄协在黄石开展系列文化交流活动。

8月30日,湖北省“央地共建杯”大美大爱大冶湖摄影大赛在大冶启动。此次大赛由省摄协、市文联、市摄协等单位联合主办。

9月20日,黄石市首届书法临帖展在市群众艺术馆开幕。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联党组书记、主席梅定祥为10名获奖作者颁发证书。

9月27日,“弘扬三大精神 奋力建成支点”第31届湖北省摄影艺术展暨庆祝黄石建市75周年第12届黄石市摄影艺术展在黄石市华新1907文化公园开幕。同期开展“视谗石美”百名摄影家走进黄石采风,2024—2025湖北摄影种子人才培训班学员成果汇报展、首届中国手机摄影大展湖北入展作品及部分优秀作品展、常州、丽水摄影家协会邀请展等特色展览。

9月,《诗韵长江——长江诗词精选》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本书是第二届长江文化艺术季“诗韵长江 经典诵读”单元的指导用书,由市文联专职副主席刘远芳任执行主编,填补了黄石版长江诗词选本的空白。

10月11日,“中国作家黄石文化论坛”磁湖诗歌讲座在市政协常委会议室和湖北师范大学文理学院举行。

10月25日—27日,第37届全国各地杂文学会联席会在我市召开。本次活动由全国各地杂文学会联席会、市委宣传部、市文联主办,市评协、市评协杂文分会承办。来自14个省市的百余位杂文作家齐聚黄石,共商杂文发展大计。

11月5日,罗日新的中篇小说《巴图姆往事》刊发于《人民文学》2025年第11期。

12月2日,2025年黄石市志愿服务项目大赛决赛举行,市文联申报的“文艺夜生活·照亮一座城——黄石文艺夜校”荣获二等奖。本年,市文联持续开展文艺夜校。第一季与市总工会联合举办,共10期。第二季与市文明办联合举办,共20期,覆盖全市各城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

12月4日,湖北文艺家创作采风·湖北乡村文艺小课堂成果展演暨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文艺宣讲”活动在磁湖剧院精彩上演。省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马尚云,省文联二级巡视员张海旺,省曲协副主席张萍等出席活动。本年,湖北省文联多次来黄开展湖北乡村文艺小课堂培训活动:6月19日—20日走进黄石开发区·铁山区金山街道和太子镇;8月29日书法培训活动走进金山街道登峰书画院;11月11日—12日走进铁山街道,以“宣讲+培训+互动”的形式开展交流。

12月8日,“点石成金”黄石文学艺术季圆满收官,本次活动紧扣“高端引领、

文艺惠民、赋能城市”主旨,历时两个多月,邀请周剑初、沈孟生、刘川鄂、张莉、熊妍、陈应松、鄢维新、刘礼堂、段维、郝孝飞、傅为新等名家,统筹十大艺术门类,精心策划并实施了10场高水准、跨界别的文艺交流活动。

12月12日,黄石市文艺界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宣讲会暨市文联六届主席团第五次会议,在市图书馆一楼报告厅举行。

12月13日,西藏自治区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秘书长李雪艳率代表团赴黄石开展调研考察与文艺交流。省文联二级巡视员张海旺、组联部主任马薇薇等参加调研。

12月20日,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举办“柯尊解文学创作五十年暨长篇小说《蝴蝶塘》研讨分享会”。

本年,市文联联合党支部积极开展主题教育和采风活动。3月26日,以“探寻中华文脉,拜谒革命纪念地”为主题,赴孝感市大悟县和云梦县开展活动。6月28日,组织35人赴红安县开展主题学习教育和采风活动。10月23日,组织党员代表,到黄石市西塞山区花园路社区开展“弘扬爱国精神凝聚奋进力量”主题学习教育和采风活动。12月27日,组织30余人,赴鄂州市园博园、西山风景区开展采风活动。

12月,《黄石市优秀文艺作品奖励扶持办法》正式印发实施。该《办法》由黄石

市文联牵头制定,在奖励范围、奖励标准、奖励对象等方面都有所创新。在2025年黄石市优秀文艺作品奖励扶持项目中,59个文艺项目获得奖励扶持,其中市文联推荐项目入选36个。

部分重要奖项

吴永斌的草书作品《袁枚〈随园诗话〉三则》,阳新采茶戏《仙岛湖之恋》,以及《湖北民间文化》系列丛书(第一辑,共10册,其中《阳新民歌、曲艺》《阳新民间歌谣》《阳新民间故事》《游秋伦藏:瞿学宝神舟扎制谱头》4册由黄石作者编撰)荣获湖北省屈原文化奖艺术奖。

吴永斌入选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沈鹏书法艺术发展专项基金“全国优秀中青年书法创作资助项目”。书法作品《六一居士诗三首》入选第十四届中国艺术节全国优秀美术、书法篆刻、摄影作品展。

费丽君、尹国安获评第六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陈丹歌曲《我就是支点》、李广南中国画《民族的脊梁》入选湖北省签约制文学艺术作品创作扶持项目。吕永超报告文学《大冶特钢》入选2025年度“荆楚新时代报告”主题创作项目。

黄石市音乐家协会选送的选手刘重、张璐获第十一届湖北音乐金编钟声乐表演奖。

在“王遐举杯”湖北省第二届隶书作

品展中,市书协会员何滔、林坦、潘亮等3人作品获优秀奖;叶钰、张华、陆瑛、柯文韬、柯善章、饶静、夏晓、郑桂珍等8人作品入展。

第七届湖北舞蹈“金凤杯”(非职业类)大赛暨第二届荆楚舞蹈影像大赛,湖北师大和市舞协报送的作品《青铜·焰》荣获作品一等奖,《烽线芳华》荣获作品二等奖,《渊阳溯生》荣获表演二等奖。

在第31届湖北省摄影艺术展评选中,我市25件作品入展。其中,汪鹏的《“主板”进行时》获纪录类二等奖,胡靖的《工业传奇的二次浇筑》获纪录类三等奖;王秋珍的《山河日丽 风光无限》获艺术类一等奖,叶建平的《在河之洲》、孙章辉的《仙岛云海之舞》、张旻的《羽翼之舞》获艺术类二等奖,余佐勋的《筑》、马前进的《茗韵千帧》获艺术类三等奖。

“歌瑞亚杯”2025年湖北省体育舞蹈公开赛(咸宁站),市国标舞协代表队获优秀组织奖;周升乾、冯银心获师生A组标准舞金奖,段作良、刘春香获成人单项W金奖,冯加胜、郭加星获常青65岁以上C组标准舞金奖,左峰、罗秋容获壮年50岁以上D组标准舞第一名,左峰、黄竹君获壮年55岁以上C组标准舞第二名,吴雪清、袁清英获壮年50岁以上D组标准舞第二名。